

田間文集卷第十一

碑記

黃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記

當天啓丙寅予年方成童則聞有吳門義民擊殺緹騎之事已詢知爲逆闖矯旨逮吳中周公某及越東黃公某者旣被擊失去駕帖不敢前黃公聞變卽投牒徒行赴都下就詔獄考死天下悲之未二年烈皇帝卽位誅闖凡死闖禍者皆予卹典易名建祠其鄉於是公得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一子已謚忠端建特祠邑西之西石山有司以歲時致祭亦旣有昔賢煌煌巨文爲之碑



銘矣鼎革以後浙東不靖用兵者數年而祠適當孔道
兵出輒屯駐其地借爲營房而祠以廢迄今歲在乙丑
合邑人士請諸學使者擇地重建祠旣成以丙寅春下
丁復舉祀事如舊蓋距公丙寅之逮死六十年矣吾嘗
讀公之正氣集及諸君子所爲公碑誌狀而痛公之死
蓋致命而未遂志者也善乎文相國之言曰新法之行
吾黨不爲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闖人以行報復吾
黨激之之過也觀公於難初發之時其所以規楊忠烈
魏忠節者憂深慮遠比期於國事有濟不欲其徒以名
節自矜旣已自矜而復不留餘地以待小人使甘自棄

其名節此禍之所由烈也易不云乎易之於夫也而惡
其壯惡其自矜也於姤而利用包不欲使人自棄也使
當日諸君子能從公言稍出之以和平彼小人者雖陰
爲表裏猶知有所顧忌不致公然比周以顯肆其醜正
之毒至於此極也而或者以持和平之論則將有畏死
之心夫當時號激烈者莫最於楊忠烈公而公先楊公
有疏以發其端繼楊公有疏以益其怒諫部臣之廷杖
叱羣奄於閣噪無一非撓逆闖之鋒者及其聞逮卽行
不俟檻車之至赴死如歸臨命之刻叩壁而別同難攝
衣而拜君親從容就義公豈畏死者哉獨是公言不用

而與諸君子同時併命正類以盡國家元氣以傷死而無益於國而徒博一忠臣之名以垂諸奕禩迄於今甲子已周而丹誠如見步玉已改而廟祀重新古稱死而不朽尚已然豈公之志哉吾故曰公命以致而志未遂者此也公伯子某能守公之道以倡教於東南顧以予爲前代遺民而辱之臭味孫某亦能世其學者與予相遇於燕邸以特祠本末見示屬爲之記予自成童聞公之死事已知爲之咨嗟慨慕迄於今老且耄矣所居相去數千里思一拜公於祠下而不可得而何幸得附一言以從諸先賢之後也公生平載在史編及諸先賢之誌狀碑銘言之甚詳茲特記祠所由重建而略述鄙見所及以志其歎恨之私云

龔端毅蘄水縣生祠重新碑記

合肥龔端毅公以弱冠成進士起家蘄水縣令用異等擢給諫旋遭國變爲今朝錄用回翔卿寺久之洊歷御史大夫大司寇司馬宗伯所至有聲號一時名臣歿謚端毅海內被其風流文藻者垂四十年以予觀之公古所謂仁人也仁道甚大儒者不易言之然其可見於外者必以愛人爲之徵大傳不云乎旁行而不流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夫旁行委曲以行其仁者也安土敦仁則

所謂造次顛沛隨處安身無時無地不以愛人爲其道也公昔在垣中未朞年疏數十上皆言人所不肯言以致被逮下獄今讀其疏石畫井然無一非仁人之言也爲少司寇請令滿漢司官公同訊實詳註呈堂不令徇已獨斷所全活甚衆旣遷總憲每讞爲輕重兩議以聽上裁同列甚之旋奉旨指爲每倡另議曲引寬條卒鑄級以去公去官不足惜而心滋戚矣已賜環遷大司寇公喜曰予天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使吾爲宰相不如爲是官之足以遂吾志也而天下稱公政事亦以任大司寇爲第一惟時大獄頻興無辜坐死者比比公務

於萬死之中求其一生不得則放其妻女令贖歸每與同官爭一案自朝至暮不得當不止而罪疑者往往得減死嘗歲終緘印有詩云萬事喜看人乍活一年追數憾無餘所喜足遂其志者爲此也夫以公當言路所陳無非救民之言以公居刑官所行無非活人之事可不謂仁人乎則當其治一邑爲民父母稱循良吏又可知矣公之治蘄也年纔二十值流寇衝斥公單騎赴任賊突至晝夜立樓櫓矢石間與吏民誓死守賊不能破引去益脩守備濬城濠濠冬涸賊乘夜襲城將躍馬過忽水高丈餘不得過而城中備以嚴疑有神相之云是時

經略熊文燦家在城故賊攻之力公登陴曉諭情詞激
烈賊有感泣者因勸令就經略乞撫乃解去賊語人曰
彈丸小邑直用馬足踏平吾不亟攻者吾見令青年仁
人特全之耳公在蘄過兵指餉晝夜無寧晷而猶不廢
聽訟每聽數言立決無留獄庭中亦無桁楊夏楚之聲
勤撫循申保甲一如承平無事與士子講說詩書課其
文藝楚風爲之一變而軍書旁午應荅自如撫軍桐城
方公每得其所上奏記輒咨嗟歎爲奇才方去繼者宋
某宋爲舊輔姚門下士姚不善公嗾宋圖有以中之併
語直指林君林有檄下縣公立刻詳覆擘畫機宜一一

中款檄至如雨詳覆彌精林大驚遂厚遇之稱知己焉
宋以勦兵譁爲名粹至蘄勅翌日四設備酒席百羊豕
各百犒師教場將以難公也公咄嗟立辦宋大沮亦以
是才公遂寢其事公治蘄七年日與賊相持豫楚江北
城無不破獨蘄得全公去後一載而蘄破邑有浴蓮菴
士民供公像其中賊入城見之曰是令君也君在吾屬
豈至此哉皆歎有拜者吾嘗遊楚見蘄之父老問公所
以治蘄狀皆曰治行未易更僕數至於愛惜民命曲體
物情春風風之春雨雨之當時民日在湯鑊中而相與
忘其痛也卽今之黎民子遺猶公賜也公去而祠之久

而重新之又何怪焉吾嘗誦召公泂酌之詩一則曰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再則曰民之攸歸民之攸暨蓋公旣
營維邑遷頑民之後而作是詩勸王舍其舊惡而與之
維新以豈弟君子望其君也以豈弟望之君則其人之
豈弟爲何如耶而召公之豈弟則於甘棠之詩見之甘
棠召公南國聽訟之所也數百年之後猶令人思之禁
其剪伐豈弟之感人如此哉公之治大獄猶召公遷頑
民之日也其在蘄水猶召公之在南國也南國不能忘
召公而謂蘄人能忘公哉公子士稷僉事治楚驛傳有
吏才性篤孝凡公昔所重者無不重也所親者無不親

也其視蘄人猶家之人也召公歷數世而後有虎以繼
其家聲公一傳而得僉事於蘄父老親見之鼓舞歡慶
宜祠之益不容已於新也僉事君屬予爲之記予受公
知厚不具述其生平惟据其治行所習知者而述之以
紀諸石

虎丘萊陽二姜先生祠記

虎丘故爲吳門遊觀之地士大夫過吳必一至虎丘眺
覽久之然後去當事召客亦往往讌集其上予五十年
前坐可中亭所見一片石曠然僧舍旁列吾猶惡其壘
雜石以拓基以侵巖壑之勝今來則所拓基已不可見

田間文集 卷一
於其外增置茶坊餅肆欄楯層層往時僧舍大半爲人家祠堂凡當事官滿當遷去則預勅其下擇勝地建生祠以爲民之不能忘也而鄉士大夫位望通顯子孫賢有力者類皆有祠以比古之鄉先生之歿而祭於其社也予過之有詩云崖壑漸湮前代蹟軒楹相望上官祠則虎丘可知矣今年又至見有萊陽二姜先生祠則吳郡邑人士合詞請諸上而爲之者夫祠祀也祀所以報也凡有功德於人者死則祀以報之二先生未嘗宦於吳其功德無所表見非若諸當事之皆能使民之不能忘也又流寓非生長斯土官不甚顯非可比諸鄉士大

夫之歿而祭於社者也而祀之何耶然後知德莫大於忠孝忠孝不泯於人心人心所在報必彰焉固不待屬其民吏藉其子孫及時謀之以自爲不朽也二先生萊陽人一諱塚官給諫一諱塚官行人兄弟皆前進士給諫以糾貪輔觸上怒下詔獄刑鞫累次俛死舉朝力爭之移刑部廷杖一百先是塚早夜微服刺候詔獄前不解帶者數時已至刑部卽移病入圍屏侍兄寢處廷杖日垓於午門外人中躍出抱持哀號與訣慘動天日觀者無不泣下給諫傷重氣絕塚含洩吐兄口中得甦已謁良醫親爲刮去腐肉斗許不死而萊陽報陷一門殉

難廷臣請釋塚歸治喪葬不許塚上疏請代兄繫獄暫
釋兄歸疏詞哀切一字一淚亦不許塚乃徒跣奔喪歸
而上亦心動厚卹其家贈太公光祿卿賜諡忠肅予祭
葬贈弟坡翰林院待詔蓋異數也久之貪輔敗賊氛漸
逼乃釋塚譴戍宣州未及赴而國變弘光卽位諸奸興
大獄兄弟走匿浙東改革後返吳絕意仕進塚先卒塚
自署宣州老兵臨歿遺命曰必葬我宣城是吾戍所君
命也遂葬焉兩先生生平大節如此方給諫下鎮撫司
再加考訊備極刑楚都無語惟以指染口血書死字當
是時亡其身矣寧不念其親乎及觀於忠肅之殉難然

後知其家教固以忠爲孝也不亡其身不可以爲人臣
卽不可以爲人子是故給諫之忠人知之給諫之忠以
成孝人未易知也大行之急難幾以身殉今讀其請代
一疏情文酸楚血淚交迸雖不足以回主上一時之盛
怒而終微異數於死事之亡親亦誠有以感之也不謂
之孝得乎易代以後堅貞自矢不爲困苦少動兩先生
於君親之際可謂完人矣稱爲一門忠孝寧有媿焉今
登先生祠者慨然如見其人則給諫百折不回之氣猶
在也優乎如聞其聲則大行呼捨無從之淚猶滴也不
寧吳人凡來虎丘遊者瞻仰之餘退而攷其行事庶幾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皆足以感發其志氣而生其忠孝之心功德顧不遠與
則祠之宜矣祠僅三楹制甚朴不如諸祠壯麗飾觀吾
爲之記明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寶幢精舍碑記

出順昌城北門十里爲龍興巖自龍興進可三里蹊路
偏側道第不可行大石或蹲或臥循石左轉微有徑通
蓋畚客所往來與虎狼互出入之地也稍進漸有丘壑
適當豸角之麓荆棘柱焉人迹不到者不知幾歲月矣
戊子冬有禪人默可披草探幽直造其勝見廢址宛然
相傳爲鼓音琴禪師卓錫地惟是灌莽叢生砂石崩頽

僅雙礎存耳默公心樂之謂可以避世因率其徒剪刈
闢基結茅蓬其中招道友密因同居種山自給久之順
昌兵變居人踰城避難或倉皇有至茅蓬者師不問其
姓氏一一接濟粒盡糜以給此人出語外人始知茅
蓬有行僧云由是遠近嚮風因緣日廣明年甲午衆請
易茅以瓦更拓而大之或輸資或輸力轉相勸助不數
月工成更其名曰寶幢有堂有室有廚有寮凡常住應
有者無不有四方拄杖腰包之流爭接踵而至師手一
鏹遇一石必搜而拱之道傍也有泉必邀之過吾階入
其廚而去也木之嘉者往往爭諸樵斧之幾殊而始得

之未十年而石森然而泉盎然而木蓊然凡來遊者步
步踏師布置中行遇其匠意處徘徊久之則師色然而
喜於是順昌城北精廬推寶幢第一而人以聞茅蓬名
久至今猶茅蓬稱之師亦不忘茅蓬復從精舍右側穿
林並石拾級而上有兩石對峙如門折而入其中得一
團瓢地茨以茅時宴坐其中以存茅蓬之舊一日慨然
曰吾老矣且歸身祖庭此精舍固宜付之得人今佛制
盡壞常住多私其子孫等俗耳何僧之爲吾雖一莖草
當擇賢者付之因籍其建置始末并述已志請予爲之
記碑以垂後以予觀默公可謂不負此泉石者矣今世

住山水造物者不肯私必以付之世外之人惟世外人
之能公之也若茲地固向者荆棘之所據而豺虎之所
爭造物者將闕之而開之自默公則默公卽私之可也
然爲泉石計使傳之非人異日見辱於俗髡固不如棄
之於荆棘豺虎之猶足自全也師之必求人付之豈惟
不肯負泉石亦自不肯負此開闢泉石之心力耳繼之
者其亦無負師心力以負此泉石哉

重興雙嶺寺碑記

雙嶺寺在洪都之西北古所謂雙嶺崇勝院也其地爲
西山之南麓距江可十五里山水環帶土田沃衍相傳

晉刺史胡尚舍宅爲寺請天竺僧曇顯居焉列七石磴坐天神之稟法者謝康樂嘗繙經於此今猶有其遺址自曇顯建化以來代有禪師如玄真秘化倚遇其最著者元開慶元年寺燬於兵又三十年有僧竹隱者重來修建稍復舊觀僧圓至爲之碑記迄明三百年來四方雖共尊爲祖庭而法席寥寥常住日以荒頽久之爲豪宗占爲田園瓢笠至者皆不敢問改革後屬諸土人則已化爲荆棘瓦礫蛇虺之所蟠聚豺虎之所游處人跡不到者又二十餘年矣昔憨山清禪師嘗過洪崖望雙嶺淒然墮淚有願重興自曹溪寄學使者黃公汝亨書

有云衲以興復祖庭爲本願誅茅廬岳峰頭容一龕以守蛻耳過去再來圖伸素志期公以宰官身重爲護法而今日相囑機緣應爲後身印記其拳拳不忘於雙嶺如此洪浪淵公桐城人生不茹葷出世履跡俱在江西晚乃受法於青原久之辭回曰吾於洪崖有夙願未酬則指雙嶺也初淵公爲南昌黎博菴迎住西方菴別營石幢精舍於嶺上嶺上樵者言雙嶺每風雨晨夕輒聞鐘磬聲近聽之寂然或風日清麗遙見廢基上有衣金欄縑縷者趺聚礎畔下就視無有也又伽藍像毀久矣土人建庠屋以栖其神凡遠近祈禱卜筮稱伽藍以請

則竣應不則不應也有苦茅寺址上輒爲雷火所焚自東晉以來有羅漢柏一株傳二千餘歲至今鬱然種種靈異殆寺有將興之幾淵公於是發大願力募貲買荒不數年盡復其故址從荆棘瓦礫中埽地說法演青原之宗旨道風丕著因緣漸廣幕府董大司馬爲之護法諸公子歡喜贊助二年間佛殿法堂以次漸舉四方僧衆聞聲輻輳叢林之規模略具開師說戒時日方午有人見尊神一軀高與屋齊繞齋堂三匝而隱蓋戒神也其夜神光遍山野雉皆鳴巖山岡多靈異抑師之願力勇猛精誠足以感致之乎夫人世之有廢興猶易理之

有消息釋氏所謂成住壞空正如四時之迭至日月之循環未嘗一息少停聖人聽其自然而然知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而釋氏以願力堅者足以爲之夫願力非一世之事也教中稱異熟果有異地熟者有異生熟者此生之果必種自往生其熟乃易若淵公無端發願慨然欲復數百年不可問之雙嶺而時節因緣於焉湊合以爲慈山大師之乘願而來豈不然與公興復旣畢欲仍以歸之青原之祖庭不肯本也予故贊歎樂爲之記

重修浮山華嚴寺碑記

天啓壬戌年予時十一歲從所親上浮山曾一到華嚴

田開文集 卷十一
寺殿宇莊嚴丹碧尚新殿東西楹列四大櫃所親指謂
予曰此勅賜藏經也寺本遠錄公開山旣毀萬曆間有
僧朗日重爲興復國母陳娘娘頒施藏經遣中官賚勅
到寺又賜隨藏紫衣因指示殿前聖旨碑爲之誦說予
時雖甚幼心竊知藏經之爲法寶勅賜之可貴而祖庭
一時之盛事也猶記殿側有所謂瀋王殿柱礎僅存蓋
昔瀋王施花旛賜金造殿功未竟而朗公去燕不返後
難其繼遂至於圯也後十三年甲戌再過浮山與友人
坐臥於會聖巖前石廊下者半日未嘗到華嚴寺嗣是
以後予足跡半東南去浮山五十里而近曾不一至其

地甚可笑也近年息影江村每遇四方游學衲僧自浮
山來者爭言華嚴寺之勝極稱新住持山足師道行真
率雖居方丈而服食作務與衆共之衣鉢之資一無所
私旣鼎建大藏經閣維陀殿又爲買供衆田視其舊增
十之三佛殿後向有禪堂浪杖人駐錫於此嫌其勢少
沉欲改建爲閣使與巒嶂相稱今已居然閣矣其制度
矩方繩直不事工巧朴素渾堅不施藻繪一切彷彿江西
祖庭規制往時僧寮環處殿側階阼偪隘今皆拓而遠
之爲廣檐長廊上下左右處處周通雖風雨昏晦無少
沾濕晨夕課誦往來接待庖馔田圃事事精辦蓋古叢

林遺法具存也予聞而怪之此山不住大僧久矣二十年前有欲住者予送之以詩其略云如今道場那得興權在居士不在僧如今禪師入院苦拂子沿門求山主佛法之壞大僧之不肯住其弊槩可知矣吾不知山公何以能久於此而得行其志也僧曰君不聞山公住持之始末乎山公衞本師青原和尚監院之命而來語之曰修浮山誌建藏經閣此山中兩大事汝能爲之甚善山公凡住山九年而兩事告成成之日撩衣卽去惟時青原業已遷化吳水部湯日居士倡衆請公代主方丈公堅辭不應水部公心知公不應之故固深悉從前住

持之弊如吾詩所云者也乃與其仲次履號集宗黨暴發前弊同心合誓盡革其陋習以懇留公辭嚴義切載諸志書永爲約束於是而公始留今寺之百廢次第以舉矣予聞之歎曰有是哉水部護法之善而山公道力之堅也山公吾所舊識今夏欣然往訪之抵山下隔溪望見巖石巉然其下林木蒼蔚髮髯識寺所在及尋徑到門則惘然自失無復舊觀蓋不至者六十五年矣惟佛殿仍故金相儼然而所賜藏經旣已於殿前新建高閣移貯其上矣其他構造皆一一如僧所言予益歎山公之功直繼明公而水部公爲能善承宮諭公之志也

方明公時寺已久廢爲民居殿址丘壘纍纍明公發心興復宮諭吳公矢大願力惟時大中丞晉川劉公開府淮上主持之故其事雖難而功以共濟後此則寺不廢而實廢不爲民居而猶之民居非水部公奮然與衆更始綜其名實一以歸諸山使權無旁制則公安能久容然非公志堅定勇決亦安足以發其誠信而致其歸依如此也水部爲宮諭公從子山公青原高座而青原於世俗固宮諭公外孫也寺以青華嚴得名青禪師固大陽所寄直襪皮屨託遠錄公爲求以續洞宗者浪杖人洞宗嫡傳青原爲之法嗣世出世間淵源一脉青原辭

世以青原上座代領之固其所也吾謂是舉有三善焉其能興復祖庭一也使知茲山爲千年之道場而俗人不得爲之主二也溯其肇始蓋曹洞之祖庭諸方未有源流者不得竄入三也山公屬予記之予時年七十五矣因綜先後見聞所及知者述其槩而爲之記

重脩漢陽縣儒學記

漢陽之爲郡舊矣自明洪武初郡始有縣永樂初縣始有學殿於正統間火學以廢生徒併隸於郡庠至萬曆乙酉少宗伯漢冲蕭公請於直指議復縣學直指以上聞報可迺即故址改創以次修建閱十五載而工始告

成明末兵賊旁午烽燹頻仍學再燬順治丁酉楚兵漸
息民漸安郡守丘君及邑令某君心傷茂草銳圖興復
經始於榛莽瓦礫之中規模粗具熊學士鍾陵業已碑
紀之矣而制度未完日久漸圯學博方君目擊其敝率
諸生請於郡守陳君邑令唐君益加修治焉未朞年頓
還舊觀計自丁酉創始至庚戌春始落成爲時亦十有
四載蓋燬之如此其易而成之如此其難也工旣竣請
予記之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成之難而毀之易
固不惟物理爲然又況漢上爲貨財紛攘之區士女繁
會之所人有市心焉俗有侈行焉其以毀人之防導人

之邪者甚易邑人士得無有入聞夫子之道而說出見
紛華靡麗而悅者乎成毀之故爲士者宜知所以自儆
爲師者亦宜知所以訓士矣吾觀詩書所載漢爲最古
禹之明德遠矣二南之化江漢首被之周室大封同姓
諸姬在漢陽者實多豈非以其地素有先王之風教存
焉厥後地雖盡入於楚其遺風流俗必猶有迥然自異
於楚者宋游定夫黃勉齋皆嘗守是郡定夫聽政之暇
日召士子於堂講學不倦勉齋時請學舍爲諸生說書
又於鳳棲山爲屋以館四方之士立四先生祠以風勵
之明初徵名儒趙雪航爲縣教諭倡明理學此三先生

日開文集 卷十一
之風流至今豈無有存焉者乎楚諸郡之文漢爲盛文
者行之賓也旣攻於文益勵於行思植基之甚難隳成
之極易慎其始必慎其卒以無負諸當事今日崇宮牆
育賢才之本意爲之師者亦尚加意於勉齋定夫雪航
二先生之所爲學者以教其弟子非徒以土木之飭祀
物之備遂謂有功於先聖有裨於小子也是役也功凡
再舉皆宜有紀前此勅始諸君載熊學士所撰碑記中
茲自巳酉以來綜其事者例得併書於石以彰勞績

增修貴池學舍記

貴池學宮相傳爲黃侍中別業舊址直郡城之西南隅

城以外湖山映帶一一皆几案間物固勝地也學宮廢
久矣文廟明倫堂遺構已無存者所有廣文官舍欹斜
數椽不蔽風雨前令劉公豫東鼎新文廟而吳中金君
賓王適以司鐸至欲更從事於明倫堂以爲生徒講習
之地有志未逮先葺堂後所居舍旣成舍北故有尊經
閣燬瓦礫成阜君募工剔荒穢運瓦礫畚而置之齋西
偏填其卑窪窪以平君顧其地可亭可沼迺益募工重
加培築拓地穿池爲館舍臨水以待賓客予親見君拮
据卒瘡身雜傭作中手足泥塗以爲樂也工未竟而君
以艱去代者將至君不欲以臨去遂隳其工也更廣之

爲軒爲曲室雖地止尋丈而迴環交複莫測其淺深蓋
匠心獨妙矣已代者至推故所爲官舍與居予之已乃
寓館舍中不足容復駕池鋪板茨茅爲亭亭以西接置
數間庖湏下舍悉具亭爲小檻疎櫺水周其下環池雜
蒔嘉樹雜卉樹大合抱君手自移植無不活者接蔭交
花居然吳下小園亭也於是君已具舟楫謁上官行有
日矣凡欄栢有一之不具具而未善者必易治之期盡
善乃已昔王子猷所至但一宿必令種竹蘇子瞻到官
多好營作未幾時輒去然未有已去官而汲汲營作不
已代者已至而益加增修必竟其所爲而後去者今世

之碌碌居官者皆以官爲傳舍去其舍如去逆旅或更
加毀之矣君用志如此無怪池之人目君爲愚也天下
事惟愚乃任任天下事惟愚乃成雅人高興不愚則其
事不傳惟不能愚斯以成其爲鄙耳代者亦吳人吾家
介臣君同志友也君旣去介臣將益踵其事而增治之
以竟君所未克竟之志吳固多愚人哉

田間文集卷第十一

田間文集卷第十二

序

明末忠烈紀實序

吾閱歷世變既久嘗以爲史家之言不足淡信則庶幾野史猶有直道存焉今之爲史者大抵取人家傳及郡邑志書爲據此至不足據者也自喪亂以來死事者多矣然而其死甚不等有慷慨誓死百折不回而死者有從容自盡既貸以不死而必欲死者亦有求生無路不得已而死者若一以家傳志書爲據豈盡得其實哉則真能死者或反泯滅無傳傳之亦不能詳且善蓋由其

田間文集 卷十二
人素無名位而知其事者又不能作爲文章足以爲之傳也其傳之詳且善者類必其子弟有氣力能表揚其親而門生賓客多有文筆復爲過情之褒因而失其實者比比後之史家但據其所傳之文爲之紀載毋怪乎實之不傳而傳者之未必實也吾蓋以今之家傳志書而逆知後世之史不足信因以不信前世之史也惟是野史者流其言皆得諸傳聞旣無情賄之弊亦無恩怨之私徒率其公直無所忌諱故其言當可信也然其人大抵草茅孤憤之士見聞撓淺又不能深達事體察其情僞有聞悉紀往往至于失實集數家之言大有徑庭

則野史亦多不足信者若是則古今書籍之所傳其可信者有幾乎夫欲信其書必先信其言之所自來與夫傳其言者之人其言之出于道路無心之口足信也言之出于親戚知交有意爲表彰者不足信也其人生平直諒無所假借者其言足信也輕聽好夸喜以私意是非人者其言不足信也韓退之讀李翰所爲張巡傳以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爲恨及聞張籍述于嵩所言遂據之因詳書巡遠及南霽雲事于傳後已記嵩始末而終以張籍云則以言之所自來與傳其言者之人皆可信也昌黎不敢作史卽此見其慎重史

事亦卽此可以爲後世野史之法矣吾友徐子果亭爲
死難實紀一編蓋得是義焉徐子于先朝死事者自崇
禎二年以來廣搜紀錄一無避忌其中有此然而彼不
然者有一事而彼此互異者或有僅存其名而年月未
詳本末不載于是遍詢海內親知灼見之士識其言之
是可淡信者審之又審然後據實以書猶恐不核也乃
仿編年之體書某年因某事某死其死之情事歷歷有
聞于世者則爲小傳以紀之如列傳焉至有傳聞異辭
事涉可疑者亦不忍竟沒別爲存疑附諸傳後以俟後
之人有如于嵩者更出其說以相訂也其肆力可謂勤

用心可謂厚矣夫徐子史官也其才史才也日接四方
知名有道之士所見所聞皆史料也而矜慎如此史法
也以實紀名編亦惟期其信而已然則異時有修史者
取據野史當必以徐子實紀爲定本則庶乎成一代之
信史哉

爭光集序

嚶城陸翬王先生篤信好學士也輯明季以來諸君子
死事實蹟彙爲一編曰爭光集蓋自萬曆末疆場不戒
至天啓闖人竊政內外諸臣死邊事死闕禍者具載于
前及其後兵戎相尋逆寇滔天以遂有甲申之變凡廷

臣死國難名著史冊者皆一一考詳而紀錄焉南渡再覆而闔而越而粵而滇其爲國家致命殉節者指不勝屈而有傳有不傳先生懼其不傳者之終以泯沒也于是廣搜博採多方哀集欲使與諸前死者竝傳其用心亦良厚矣曰爭光集者蓋本太史公稱屈原之志與日月爭光以爲名也管子曰死物之精上見光而下爲土是故光也者精之上見者也其在於人精者誠之爲也光也者誠之不可掩也而有掩焉者謂之幽光是不可以不闢也嗚呼喪亂以來死而不傳者多矣其傳者未必盡可信也以不可信者而與可信者一例竝載後有

識者將併可信者疑之卽不之疑而使烈烈而死與求生不得而死者槩稱忠義雜明珠於魚目其光猶之幽也故吾謂此事必且需之歲時博訪四方親知灼見之士其言之足信者而又審焉然後載之於書壬戌之秋先生自吳門寓書田間屬序於予予以此復之今年春至都門遇先生則又勤以爲請出其集覽之則皆采輯舊聞詢諸遺老亦或有得自道路之口者或一人而數見或一事而異詞兼收竝載不敢擅易一字慮失真焉不敢以己意去取寧存疑焉故其書卷帙繁複蓋惟恐有一事之偶遺一人之失傳也先生今年七十一矣耳

重聽少與人言獨手自鈔書嘗暑夜篝燈盡數鼓揮汗
拊蚊血盈掌猶鈔不輟如此編皆出自手錄者也易曰
修詞立其誠世未有不誠而其事足傳亦未有不誠而
其言能傳其事者如先生用志可謂誠矣同時有徐果
亭太史著有死難紀實寧過于核先生則加詳焉蓋一
主于紀實一主于闡幽命名不同其所以爲誠一也二
書當竝傳後有史家取據於斯二者亦可以爲一代之
信史矣

齊蓉川先生集序

同里齊子山梓其四世祖蓉川先生遺集以示予使爲

之序予伏而讀之作而歎曰甚矣夫言語之不可以已
也以公之生平大節卓然千古而史傳失載使非遺集
具存易世而後誰復有知之者卽子孫欲爲之表章亦
將何所據以取信於後乎今讀公書疏及諸同時贈公
言者述公出處本末歷歷可見公真不朽矣公在武宗
朝爲給事中其時何時也而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
民生之利病主術之邪正賢奸之進退宗社之安危無
不侃侃敷陳明白曉暢迄今誦之其一往任事之勇氣
儼然猶生也至于諫止南巡以消逆藩叵測之謀請遵
舊制以正李士實諸奸之罪發鎮守畢真等妄行奏保

之欺引繩批根情罪畢得因使宸濠膽破密計未定猝爾稱兵以致旋起旋滅公之功在社稷不小矣宸濠既敗諸奸導上南征思奪王文成之功且重加誣讟爲濠報仇賴公疏力爭計不行又欲冒濫功賞公職在紀功不少假借又要乘輿久駐南都以圖使其奸私公力請回鑿此數事皆當時必不可不言而亦人所必不敢言者而公獨言之嗚呼言非難當其時之爲難也是以論人者必論世也公同時都諫汪公玄錫曰車駕南巡由宸濠在江南造龍艘百戲搖動四方邀上南幸圖爲不軌諸奸怨患之意不可回公與其同官諸君子倡言留

駕畏禍者爭目公狂公大呼曰今日不以死諫南行必墮賊臣之計異日吾輩雖寸磔不足以塞責率同官伏闕號哭不起臺臣某等繼之伏闕累日人益衆諫疏凡數十上上怒撻之死者十數人公自分一死會死者多上意回得免駕亦暫止迨後駐蹕南都公疏請還宮上素知公直不便已舍之江下不許入城作回鑾賦以自遣諸將奪江西守臣功少司馬王憲以上意趣公造冊公不可遲回者一年江彬張忠等迫問之對曰不紀江西守臣功而濫及諸貴何以示天下後世某願褫職得罪此冊不可造也彬等譖諸上上曰此給事中曾論汝

罪由是卒聽公議當是時江彬李忠之怙寵作威不下
逆瑾寧不足以死公而上能容之固非公所料也世廟
初公既被謫由丞而令而南曹已以僉事備兵寧夏值
關內荒旱公入關見百姓皆食蓬子隨取所食封以獻
爲進蓬子疏因陳遠人疾苦併言國家有大可憂之事
三廟謨有深可惜之癖四皆深犯時忌者公言之無諱
疏上不報亦不之罪有謂公意甚切直而上不忤者由
辭氣婉美如陸宣公奏議懇惻動人故不重得罪也夫
公亦自竭其忠耳其極言而不忤上猶之處武宗之朝
而獨見容皆未嘗計及也公在寧夏經略邊城前後數

載寧夏制撫諸公疏及公所著朔方諸關門記勞績
歷歷可觀終明之世屹然特爲金湯而公竟用左遷以
去吾嘗怪公之去國不去于羣邪醜正之日而去于銓
宰持公之時以武宗之昏惑左右側目而能見容以世
廟之明斷大臣力薦而不見用豈非天哉天固欲公以
敢言弭東南之亂以賢勞固西北之圉一官之升沉天
固不爲公計公亦不以是望諸天也公有詩文名開吾
鄉風氣之始文絕去枝蔓直據所欲言詩有氣力精思
往往造語出人意表大抵皆一路孤行無所依附卽立
朝之風裁凜然於此見之矣茲不具稱但述其平生之

日開文集 卷十二
命
大節與言語之有關係治道者而爲之序以應齊子之

闕里誌序

闕里者吾夫子之舊宅也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於孔子故所居之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後世卽其殿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歷數百年至漢武帝時孔氏傳十餘世矣而太史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當列國戰爭之餘暴秦虐焰之後而所爲闕里者風流可觀則聖人教澤之深孔氏子孫之賢卽當時已足徵矣自漢以來聖

人之道益著尊聖人者其禮益隆崇闕里之稱遂與天地並垂不朽殆泰山不足擬其高大河不足喻其遠也闕里故無誌蓋以聖人之道如下無不父如地無不母其精神無處不流通其禮樂文意無在不散見亦安能獨指曲阜之山川林廟以爲是聖人之居譜孔氏之族姓官闕以爲是聖人之子孫哉其有志也自明弘治間學憲陳鎬爲之而大學士李文正公爲之序其誌大抵以紀累朝表章之盛報祀之隆禮樂之賜田宅之錫封爵之貴綸誥之寵至于先聖人遺蹟昭諸史乘後裔之賢達詳在譜牒諸賢之配享垂諸祀典者亦竝載焉昔

漢章帝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賜
賚甚厚謂郎中孔僖曰今日之會于卿宗有光乎僖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
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臣宗之榮非所敢承
帝大悅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此語乎由是言之尊奉聖
人加恩孔氏非以爲孔氏爲斯道也則闕里之有志書
非以誌孔氏爲帝王之爲斯道者誌也李文正曰士大
夫入聖人之鄉觀聖人所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
其樂因以想像其形容未有不惕然感之于心而益尊
聖人之道者孟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蓋幸詞也

而今草茅孤賤之士不幸生于遐陬僻壤不得見所爲
宮牆宗廟之美而一見之于誌雖數千百里而外如登
金絲之堂親聆絲竹之音也如身入孔林見荆棘之自
除而禽鳥之不棲也自弘治迄今且二百年繼有修者
皆紕繆蕪淺不足觀覽典籍宋君長慶稽古士也痛舊
誌之無文蒐求故府攷覈憲典其不經擇其言尤雅
馴者輯成二十卷以示予詳而核博而要賓賓乎亦旣
質有其文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詩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以行遠之文生天下不
能至者嚮往之心君之有功于斯道爲不尠矣

證治大還序

昔范文正謂士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謂是二者皆可以救世爲仁人之事也夫世逐人而救之所救幾何是故燮理陰陽者宰相之職也陰陽和斯羣生繁育風俗淳龐凶疫天瘥之害不生此其道通于醫而孫思邈曰不明陰陽不可爲醫于是有五運六氣之辨有補泄制化之宜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與醫共之矣然而良相良醫皆不世出之人使其道法精義不著之於書而傳之於後則其救世之心亦祇及其世而止左氏傳醫和謂趙孟曰上醫醫國其

次醫人而其書不傳後之國與人將何賴焉吾嘗讀素問靈樞諸經研極陰陽之妙至精至神其理一本大易文字離奇自是周秦間人與莊子同時而隱其名託之於岐伯鬼叟區意必聖人之徒通陰陽之故抱燮理之才不得行其道於世而發其救世之心於此一書知世不可以相救而猶可以醫救是真仁人而隱者也自倉扁以來皆習此書著述益盛然或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讀其書者又或守其成說未能變通而神明之至於救世之方用之足以害世亦猶王介甫之以周禮誤宋世之天下也可不畏哉金壇王太史宇泰先生著有

證治準繩輯諸家之大全分爲五科曰脈曰因曰病曰證曰治脈察諸未形者也治則其方也明是五者而醫之事備矣而獨名爲證治者以其言是二者獨詳且使世之不知病不察脈者皆可卽證以求治也特其篇卷浩漾初學之輩未易觀覽且窮陬下邑無力購求至沒世不得一覩雲間陳子山農憫世醫之惘惘於是五法也於是撮其最精補其未及因爲證治大還以明其書之所載者精之又精猶九轉之丹真足起死而還生也宇泰自言其於醫有天性焉山農詞壇名士也今悉棄去顧獨好醫雖亦由天性乎要其自命不小與宇泰皆

以文正公之志爲志者也此書出行世必廣使學醫者人得挾一冊以救世較宇泰救世之心其效更弘遠矣

救荒策序

吾嘗讀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此蓋春夏之時出陳易新以助農夫之耕耘使無失時云爾也宋謝疊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於天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於君制民之道取民常少予民常多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由是言之三代以前歲有荒而民無荒賑荒之策亦可不必講矣然周禮十二荒政以聚萬

田間文集 卷一 二
民有遺人委積以待施舍抑何慮之周詳而備之早乎
周易損下益上其卦爲損損上益下其卦爲益其爻曰
益之用凶事告公用圭古者用鎮圭徵守以卹凶荒卽
賑荒之事矣至後世往往以爲故事每荒歲郡邑有司
以聞諸大吏大吏迫而代爲之請幸而得請不足以救
萬分之一而文移往復動需時月其民之轉死於溝壑
者久矣若漢汲長孺之矯詔發粟宋范堯夫不得奏請
而先發後聞者幾人哉國家不幸卒遇兵荒之變君與
民交受其害惟郡邑吏獨以之爲利上蠲賦則賦先已
入有司之橐而多方消算一一皆有其名其誰得而問

之上賑荒則胥吏因緣作奸谿壑旣厭餘以飽其親厚
及強禦者而已其及於饑民者幾何是朝廷之德意雖
宣終不能下逮也然則國家雖有委積卽如隋之長平
後世之預備名以爲民直留爲軍國之經費以佐不時
之需可耳而欲以救民之荒是猶請龍師致雨以救焚
而望神犀分水以拯溺也於是仁人君子不得已而仿
長孫平之義倉朱晦菴社倉之法以民賑民自爲輸積
出納自使不領諸官如陳子此書所謂上不能救而民
自救之也夫陳子旣已小試其道於藪爾邑而著有成
效今又廣其議而爲將荒臨荒荒後三策又爲食草木

法以濟穀食之所不足又輯古今救荒因果以勸諭義民之輸穀者法可謂至密而心可謂極苦矣而吾猶有說焉夫積穀於官此有司之事也積穀於民民自爲政非有司之事也然其中賞罰條例不稟諸有司無以定畫一之式民不信不從有司而不良則其不信不從也益甚晚近世貪穢存心何所不至或歲比豐登積儲不動則墨者耽耽視之矣稱貸那移其能拒之乎甚者使民不敢爲義彼且按籍指輸多者爲厚藏卽異時有事奇貨居之矣若是則富民之輸者益寡而陳子之議格矣若行陳子之議吾謂必得廉能者實心任事而又能

因時制宜以通法之所窮如是雖有荒歲而無荒民如詩所云自古有年可也

太上感應篇序

感應之說原諸大易夫大易亦言其理而已然天下未有有其理而無其事者也理之感而通者謂之應事之感而應者謂之報報應之說儒者置而不道而大傳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夫天下之動貞夫一天下之報開諸貳貞夫一者有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惟貳則得失分矣得失之報則吉凶是也故報者自其有所分別而言之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文言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言應
非卽報乎春秋二百四十年福善禍淫之報亦旣彰彰
明鑒矣感應篇之所載亦猶是也莊生曰造物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夫人之天不惟人不得而知卽已亦
不得而知故造物亦以其不自知者報之此其故甚微
固未易一二爲庸衆人道也若夫庸衆人所共知而其
信者則莫著於是書矣吾嘗讀是書而知太上所以淡
於輔先王之治法也夫先王治天下之法所恃者賞善
罰惡而已然世固有爲善而不賞爲惡而不刑者則法
之有所不能及也且法可以行諸顯明而不能責諸幽

隱是故法立而公道日淆巧僞日滋爲善者益怠而爲
惡者益競古稱太上者無爲而治夫無爲者不以我治
民而以民治民其治也不任我法之刑賞而任民心之
自刑自賞蓋以我刑之而懲賞之而勸不如民之自爲
勸懲者切也是故今世之遵王制而從善去惡未若信
是書而爲之從善去惡者衆矣三韓某公官池陽十餘
年由建德令遷本郡別駕以至今二千石其治薄刑威
而崇德教百姓化之蓋得於此書之力居多公奉持旣
久其屬吏貴池令劉君豫東重爲梓行頒布務令窮陬
僻壤人人得見是書家誦戶習以盡革其頑心則爲之

官者遂可以無爲而治矣此之謂太上清淨之治也豈區區與尋常勸人誦經者比哉故爲之序

文昌化書序

文昌本北斗斗口六星名或云卽奎璧二宿所謂文章司命是也而世相傳周代張仲子降生梓潼廟食於蜀專判士大夫祿位升沉之事累朝封號遂有文昌帝君之稱蓋卽文昌星精下降爲神如詩所云維嶽降神類也化書者蓋帝君自述其九十七化或治幽或治明所爲福善禍淫之諸事蹟使士大夫知所觀感也其大指不出於遏惡揚善而尤以忠孝仁義爲本與儒者經籍

所稱無以異焉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故能久證真位於戲惟其爲士大夫故行之功德如此其厚真位由此其證也蓋士大夫權足以福世禍世其善之所被者大惡之所及者亦遠非若匹夫匹婦之爲禍爲福僅及乎一人一事而已彼司命者安能盡天下之人皆受福而辭禍哉亦惟於士大夫得其人則天下後世之禍福皆自此人而操之矣是故司命之許人爲士大夫甚不易也貴池劉侯旣爲郡伯梓感應篇頒行六邑以勸戒六邑之匹婦匹夫復梓行

是書以誘掖六邑之求爲士大夫者誠以得萬匹夫匹婦之日行一善不如得一士大夫之發心爲善之功無窮也此源流之辨也而公之所以善世者其設教詳用意淡如此

周易緒言序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陰陽之說解者以喻小人君子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夫陰陽二氣迭爲消長其不容有贏詘於其間明矣而聖人之作易也每欲扶陽而抑陰何也聖人淡知夫陽不能敵陰君子不能敵小人治日少而亂日多故於陰之長也爲君子危焉於陽之

長也亦爲君子危焉彼小人者不惟道長之時以衆小人制一君子而有餘卽道消之日亦以一小人制衆君子而有餘也蓋小人之計常密君子之計常踈君子之遇小人也以剛小人之遇君子也以柔以柔制剛以密制踈毋怪乎小人常勝而君子常敗夫以五陽決一陰其詞曰剛決柔也剝以五陰剝一陽其詞曰柔變剛也夫決者孚號變者默奪雖勝敗各有天焉要其工拙難易之數未可同日語矣以是三易聖人於十二辟卦陰陽消長之會於陽多危辭焉於陰多戒辭焉而其意常主於庇陽以是爲扶抑之義而已然豈能使一毫有贏

田間文集 卷十二
於陽有誦於陰哉吾家仲芳更歷世變卓然於古今治
亂之故著周易緒言上以明陰陽消長之數下以審君
子小人進退之幾而殷殷扶抑之義情見乎詞則猶之
作易者之苦心也仲芳之論曰獨陽在上必至於剝獨
陽在下猶可以復世道之喪皆由有君無臣吾道不亡
所恃賢人在野傷哉其言也此有見於三十年前朝野
之事而言之也夫剝復之交不有坤乎坤之時有陰而
無陽雖一陽之復未始不腹於十月之坤然當其爲坤
疑陽必戰而猶欲使斯世指爲賢人伏處在野以幸吾
道之不亡嗚呼其亡也可立待矣故仲芳之論剝復之

事非坤之事也 詩曰天地閉賢人隱隱非直隱其身也
將使世亡其賢賢亡其道其亡也乃以不亡是說也仲
芳得之而不言焉吾故曰仲芳之學在乾而行在坤吾
觀其藏身之固而知其行察其緒言之旨而知其學矣

通雅序

往予與愚道人同學時竊見其帳中恒有祕書不以示
人閒掩而遽覽之則皆所手鈔成帙凡生平父師所誥
目所涉獵苟有可紀者無不悉載卽一字之疑一音之
訛一畫之舛亦必詳稽博考以求其至是人言道人生
平手不釋卷搦管處指爲之腫要其三十年心血盡在

此一書矣書成名曰通雅猶之鄭樵之爲通志馬端臨之爲通考以言其無不該也予嘗謂道人曰吾人讀書觀大義而已若夫研陰陽之理窮天人之故考政事之得失辨學術之異同以及古今制度之異宜中外風土之殊俗如子所載者吾以盡心焉至於器數之末詁釋之煩點畫之細世自有竄句博物之徒子何以役志爲道人曰嘻吾於此疑有夙習焉吾小時卽好爲之吾與方伎游卽欲通其藝也遇物欲知其名物理無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於頽牆敗壁之上一字焉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攷其原本旣悉矣

而後釋然於吾心故吾三十年間吾目之所觸耳之所感無不足以恣其揆索而供其載記吾蓋樂此而不知疲也今道人旣出世矣然猶不肯廢書獨其所著書多禪語而會通以莊易之音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若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姚子曰通雅者道人今日之唾弃而昔日之祕藏也旣久祕而不章今又弃焉且天下聞道人之風而欲學其學者甚衆今不以此書示人而徒使惘惘慰啓於不可解之書豈其導世之本意乎吾梓焉莊子稱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茲集固道人之糠粃而姚子樂得而傳之吾知其所

田間文集 卷一
陶鑄者廣矣

重刻昌谷集註序

姚子註昌谷集成予既爲序之梓諸吳門矣至是姚子官建寧建寧人以重刻請乃更加較訂批點視昔尤詳而再屬序於予予時客雙峰註南華七篇初成也作而歎曰甚矣註書之難難於著書也著書者欲自成一家言耳其有言也已爲政註書者已無心而一以作者之心爲心其有言也役焉而已故曰著書者無人註書者無我然自孔子繫辭以來如郭象之註莊王輔嗣之註易旁通發揮往往出於古人意言之外亦何嘗不用我

也曰非我也古人之意之所在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惟言之是尊毋敢略出已見疑者闕之未詳者置之惟通其章句而已是訓詁之學也是以無我之弊流爲訓詁吾之於莊不知其有我否耶吾以莊子縱恣自喜不欲讀者之遽得其端倪吾惟緣督以爲經而脈分縷貫猶是章句之學也莊子亦既井然受條理矣彼世之註者或多玄解夫莫玄於莊子矣而又玄焉是以水益水耳何解之爲其皆郭象爲之嚆矢乎吾註莊又不若姚子之註昌谷姚子謂古今人之詩未有不本諸忠愛者也杜少陵每吟不忘君父千

古宗之昌谷詩好險僻其思幻怪不經世有癖之者稱曰鬼才鬼才耳而姚子以爲忠愛存焉爲之引據史文論其世而考其時其憂時憫俗惓惓宗國之志一篇三致意云夫姚子非癖昌谷也姚子之意蓋以見古人之稱詩雖險僻如昌谷其大指固無以異於少陵也蓋欲以忠愛槩天下之詩教也姚子未通籍時其命意於詩已如此況今委質而出仕乎毋怪乎再從劄劂氏之請以申其教於天下也同時有陳子二如因而爲少陵詩註陳子之於少陵姚子之於昌谷皆似有夙因焉凡詩爲人所不經意者二子以爲必有意也卽少陵昌谷或未必用意自二子言之亦似其果有意也二子之註不必無我亦深信我之意卽作者之意而已

莊屈合註自序

吾著易學詩學既成益廣稽載籍求古人言之足以翊經者更爲詳說之以輔吾學之所不及而得莊子屈原昔宋儒謂孟子善於易然其書稱引絕不及易豈易在戰國時已爲卜筮之書士君子比之方伎不足稱說耶自莊子以詩書禮樂及易春秋列爲道術居然六經而其稱易也曰易以道陰陽則猶未離乎卜筮之事也然吾觀其書其言內聖外王之道則一本於易夫易之

道惟其時而已莊子以自然爲宗而詆仁義斥禮樂訾
毀先王之法者此矯枉過正之言也彼蓋以遵其跡者
未能得其意泥於古者不能適於今名爲治之適以亂
之因其自然惟變所適而易之道在是矣春秋以來士
大夫相見賦詩言志而能爲詩者蓋亦鮮矣詩也者性
情之事也屈子忠於君以讒見踈憂君念國發而爲詞
反覆纏綿不能自勝至於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豈
直與凡伯家父同日語哉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直其然乎則以莊繼易
以屈繼詩從而詰之於二經之宗旨庶益足以轉相發

揮而謂之詰者吾於莊不欲高談玄遠以更增其謬悠
於屈不敢強事穿鑿以曲求其悲憤惟是依文釋義使
學者章句分明以進窺其大旨之所在猶是吾易學詩
學之義也或曰莊屈不同道莊子之言往往放肆於規
矩繩墨之外而皆爲屈子所法守者凡屈子之所爲固
莊子所謂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子
烏乎合之吾觀莊子述仲尼之語子高也曰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又曰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而終勗之以莫若爲致命夫莊

田間文集 卷十三
子豈徒言其言者哉一旦而有臣子之事其以義命自處也審矣屈子徘徊戀國至死不能自疏其遠游之卒章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何其言之似莊子也夫屈子亦必有所得於此者矣太史公稱其蟬脫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則亦有見於屈子之所得固不在區區一死也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見道之人亦不可以死節也豈惟莊子本於易屈子亦易也易之時乘六龍有潛有亢莊處其潛而屈當其亢時爲之也吾以屈子續詩莊子亦詩人也詩可以羣可以怨屈子其善於怨莊子其善於羣者乎吾合

而之使學者知莊屈無二道則益知吾之易學詩學無二義也

田間文集卷第十三

序

求是堂集序

士大夫當變易之時而能全其身以不失其節者漢管
幼安晉陶元亮尙已然幼安自浮海西還杜門閉口所
居一木榻著膝處皆穿事良苦若元亮棲隱栗里與劉
遺民周續之輩數相過從吟詠酣醉以終其身固甚適
也幼安不幸而與華歆友爲歆所推薦以太尉讓力辭
乃免故其時不得不苦而元亮故人顏延之相見語不
及時事唯送酒錢以資其觴咏耳未有強元亮出者兩

田間文集 卷一三
人之節甘苦不同亦所遇爲之也吾謂能爲幼安乃能爲元亮文燈巖先生與元亮生同里其生平出處亦略同元亮居官前後不滿七載考諸詩以庚子前一歲作鎮軍參軍而歸去來辭作於乙巳十一月可証也先生以甲戌登第丁丑授嘉興司李癸未擢司銓未任甲申國變遂不仕前後亦不過七載則其居官之日同也元亮生乙丑至乙巳解組年纔四十一歲先生以甲辰生甲申歸隱亦四十一歲其去官之年亦同也元亮當禪代之時先生亦值改革之際而皆在去官之後其遭際又同也嘗見先生報招撫書有云某苗裔何人文宋瑞

也鄉里何人陶元亮也旣不能死何忍言仕又云僕病且淡死於鬼死於法一也何難置栗里一子爲江南充隱乎同時又報直指書云某不遽死者垂白之母在堂城破家亡母從千死萬死中出不忍舍之而徇吾君地下耳卽此數書其情之危苦語之迫切殆有甚於幼安者迨事定後而始能爲元亮之所爲可謂無媿於元亮者矣而或曰元亮不妄交接白衣送酒與刺史相遇籬落間耳籃輿竹杖游好不出其鄉先生足跡半海內當事式其廬者應酬不絕元亮歸田後自飲酒咏懷外無詩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外無文先生著書等身凡四

方執贄而求者無不應顯者要之亦無不予文太多矣先生始不及元亮噫難言矣元亮本無用世之志委懷自任寄傲詩酒間莊子所謂散人耳卽不因斗米折腰以去亦豈能有關於當時哉故元亮隱而世不之忌先生負一時人望素爲君子所觀型而爲小人所側目者世豈能忘先生先生亦豈能忘世乎自變亂以來士大夫以節義致誅滅者江右爲甚先生日在風波震撼之中而卒以不死則應酬文字或亦有力焉先生不云乎垂白之母在堂未能遽死蓋亦有不得已於斯者也吾論先生之文不名一家因勢立體雜出於漢魏唐宋之

間至於考核辨論尤其所長而先生爲文之心則於其文之雜然應酬者見之夫其文固有慷慨激烈犯當時之忌諱而不顧者不然則廣引曲喻汜濫於古今事物之典天人之故旁援釋老之書下及稗官野史迂其義艱淡其詞以寄其所欲言使識者相遇於意言之外而昧者不知也嗚呼苦矣彼世之求言於先生者旣各得其所欲而幸其文之足以傳我也羣然善之於其所不知者皆以爲文之善也雖有忌諱不之責矣蓋先生以文妙寄其心而又以雜文妙寄其文莊子謂藏天下於天下而先生藏文於文文之侈也殆先生善藏諸用之

日開文集 卷十三
一端乎元亮隱於酒欲使天下後世目之爲酒人先生
隱於文亦欲使天下後世目之爲文人而已夫元亮果
可以酒人稱而先生僅可以文人名哉

太白劔集序

吾鄉先哲有高世之行曠絕之才淹雅蘊藉而名不出
於閭里者曰姚休那先生先生生長盛明訖於末造行
年七十餘於名利泊如也所著書甚多脫槩而已未嘗
編比成集以期傳世往往散佚爲里人所收錄亦不成
帙平生酷好史學自言小時塾師授以經則寐然睡及
編讀史則意興踴躍讀至數十百行皆能貫通故其於

史凡人所略視不省者獨加詳焉人所共以爲然者獨
不謂然蓋自左氏司馬氏以下至於裨官野乘凡事之
有資於史者無不熟覽而詳說之其於古今之成敗得
失是非皆歷歷能指諸掌然所見多與人異或譏其偏
而先生則自有特識也爲文法太史公然亦不純似縱
所欲言取愉快一時之論而止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
雅馴者先生顧不屑也崇禎時流寇起秦豫躡及吾鄉
先生脫身渡江竄伏洲渚間取唐書黃巢傳閱之其與
流寇始末大抵相類因思致寇之由禦寇之失策援唐
事一一比而論之而唐事之與巢事連者復別論之係

其後又或不必與連而古今成敗得失有可以互証者亦爲之廣引芻及其論甚核其情甚憤其書或作評語或爲論斷或莊語或諧語或作禪語或雜俎言皆率爾而成不拘體格不名一家窺先生之意正不欲以一家名也先生雅不喜宋儒高談理學而又於當時之主持國是者多所不平蓋嘗久客京師以局外冷眼竊覩諸公之負國植私背公有非外人之所得盡知故慷慨憤懣一切發摠於此書此書當成於丁丑戊寅年間不知何時誰爲授梓三十年前方君則自白門載以授予予以轉寄蜀藻惟時多所忌諱蜀藻祕之至今更爲訂訛

補缺思以行世屬予弁其端不忘自也南昌陳士業雅知先生昔在章門以表章之責見屬惟時方繡山在坐慨然任爲梓行旣歸予多方搜諸里人而所梓僅貨殖傳評一帙藏諸其家而已山川之靈不忍終闕其奇蜀藻此舉殆爲之兆也太白劍者唐時用太白山人言掘破牛山於石匣中得一劍一黃腰獸獸撲劍死而巢伏誅歟後秦人掘李自成墳亦得枯骨黃毛腦後一穴有赤蛇生角因函其顱骨併蛇腊之以聞而自成以敗其事前後略符則先生此書亦殆有神物告之者與

漢陽府志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如晉之乘楚之檇杙皆其史也自列國廢爲郡縣於是史之權獨領諸朝廷而郡縣以志稱志以備史之採擇也故志詳而史略郡縣有信志而後朝廷有信史夫郡之有志以紀天時地利人事物產之異宐考戶口財貨賦役之消息稽山川城郭官舍廟祀之廢興而其大者乃在於明政教之得失識人物之盛衰察風俗之升降使上之人知所鑒戒而下之人亦知所勸懲由是言之志非徒以備史材而已抑有風教之事焉漢陽於楚爲小郡轄兩邑耳其地前阻大江旁合沌沔上接岷蜀下通吳會黃勳齋所云武昌唇齒吳蜀

咽喉不僅爲三楚形勝之區也用是山川蟠滙人士蔚興漢上文物之盛甲於全楚舊矣自兵興以來所在蕭條而漢鎮爲天下四通五達之衢商賈輻輳舟檣鱗集煙火幾十萬家可謂盛矣當事者憂焉憂以漢人之往來趨利如鶩所習者夸詐所尚者淫侈又五方雜處倡優方技之輩游食其中奸宄叢生不可究詰凡漢之殷繁禮禮皆非漢之士著也而適以爲土著者患其小人習之爭逐末而捐本其君子習之亦務華而失實則不惟民病而士亦病皆守是土者之責也陳君某以溫州司馬擢守是邦未數年而民安其業士服其教漢上爲

之帖然而猶恐政事之有未詳教化之未盡乎也乃蒐
郡乘而載脩之吾循覽其書其於廢興沿革之故粵稽
博辨原委井然而一切鄙俚傳會之說槩黜不錄至有
關於政教人物風俗之事則尤三致意焉於戲政教者
風俗之原也人物者風俗之倡也漢之人物不爲不盛
然所爲道德功業文章科目之士其人類能卓然自樹
以有傳於後世惟是仄陋幽隱匹夫匹婦之奇行苦節
無人上聞於是不極力搜索爲表揚之耿耿丹碧徒化
爲荒燐與腐螢同散滅耳夫有幽不聞司教者之失也
聞幽而致覈不實使與不必聞者同傳猶未聞也又況

幽未必聞而聞不盡幽乎毋論異時之史官不足採據
卽近今之耳目不信下之人何以勸懲所傷於政教者
豈細故哉以漢陽之爲郡垂千餘年輿圖記載其人物
祇漢陰丈人及宋張昌中一二輩耳夫莊子所稱之丈
人不知真有其人否耶而張氏之爲義門馮京在當世
已歎其不見表章人士無傳豈昔前此司教者之失乎
抑前此之慎重紀載務在致實寧隘無濫耶宋游定夫
黃勉齋皆嘗守此郡與士子朝夕講明理學而風俗以
醇陳君茲志於節義篤行之士旣表勵之而更加慎焉
以之導士趨而訓民俗視游黃講學之功寧多讓與

江漢持瀾序

江之源出自岷山漢之源發於嶓冢其長不知其幾千里也子輿氏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非源無瀾非瀾無觀江漢之瀾吾得而觀之矣文亦猶是也夫文之瀾氣爲之也而氣亦有其源觀青城課士之文有爲滔滔汨汨咫尺而千里者焉有爲風迴波屬蕩漾而漣漪者焉有爲穿崖觸石噴璣跳玉者焉有爲島嶼盤渦滌洄曲折者焉美哉洋洋乎亦既有其瀾矣則皆氣之爲也夫氣之爲瀾者非恃其一往之氣奔潰而不可禦而遂至詭於法也是浮氣也是狂瀾也凡氣之一往奔潰而不

可禦者非有餘於氣不足於氣者之事也亦猶水之建瓴而下非有餘於水不足於水者之爲也何則無其源也無源之水其來也莫由其去也莫禦當夫水潦之旣降川澤之旣多泛溢奔騰衝堤決石吾不知其所往也迨汎濫之盡消水道之復故以形勢測之千里之內其高下相懸不啻數十尋丈而容與紆徐未肯遽下者豈真有神物以持之哉亦持之於其源也源之深者其氣一與天地之呼吸相應固不事持而自持耳理也者氣之源也理明而氣足氣足而法生窮理御氣以軌於法文之瀾所由成也然則所爲持者非有瀾以待持乃持

田間文集 卷十三
之以爲瀾也是宜治其源也本之六經以研其精稽之傳註以晰其微博之諸史以廣其識輔之百家以盡其義如是而理得焉而氣至焉而法亦備焉然後爲文行乎其所以不得行止乎其所以不得止覽之者但覺有純氣相引無所爲浮氣之虛張也亦猶臨江漢者但見有安瀾之可羨而不慮有狂瀾之欲倒也此魏先生課楚士藝而以持瀾名集之義也

敬亭集序

予與先生論交在先朝甲乙之際當是時先生方以抗疏拜杖譴戍宣城值國變留滯吳下南渡黨禍起予時

在先生寓館燈火淒涼相對欷歔都無人色已予被徵益急亡匿家武水複壁中先生與令弟如須時過武水問存未嘗不相向涕泣也改革以後亡命天南回首舊游彼此不知所在歷十七年哭仲馭於武水道吳門先生生焉急往叩門謁入久不出聞予聲趨出曰吾固疑是君也蓋予時已變名久矣因訊閩粵遺事復相持涕泣是時如須已歿先生飲我酒安節兄弟環坐復命如須孤寓節語之曰此吾故人汝父老友也故令汝識之先生年六十餘貌甚澤但牙齒落且盡耳別未幾時先生歿臨歿語安節兄弟曰死必埋我敬亭吾戍所也戍

田間文集 卷十三 九
者吾君所命吾未聞後命而君亡吾猶罪人也敢以易
代肯死君哉於是安節遵遺命葬於宣城因家焉而積
其所落齒瘞於先塋之側曰此亦遺體也身不違君以
此還諸親嗚呼可謂仁至義盡矣今安節復輯其所著
詩文若干篇梓而藏之屬予爲之序予嘗讀先生諫草
有犯無隱皆言其所不得不言辭之直矣未嘗計生死
亦未嘗以爲名也甲申以後始爲詩大抵取法於柴桑
浣花其志同其調不覺其自同所著有正氣集紀死事
諸君子雖未卒業大槩已具他文不輕作要其命意不
外乎諫草與正氣水二種而以敬亭名其集志戍所也

是可悲矣吾嘗讀離騷而傷屈原之見信於懷王一旦
被讒得罪無由自明而懷王昏惑至死卒不知原之誣
毋怪乎原之沉寃抑塞以從彭咸之所居也以 烈皇
帝之聖明恩威不測當先生奉譴之日天下已早卜賜
環之期何意宗社覆亡鼎湖龍去而令先生竟以戍終
也先生一日未死不忘敬亭不忘戍也則死歸於戍固
其所矣讀是集者但聞命名之意已不禁其悽愴傷心
而猶待覽其篇章以滋涕淚云乎

陳昌箕文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卽學爲詩古文詞迄今三十餘年其體

亦屢變矣生平於詩好苦吟雖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成一句然每一字必數經改竄要諸穩而後已爲文亦然必再易毫而始成若縱筆滔滔無所揀擇意到筆隨自然結構雖間亦有之終非其所長也去年與晉江何紫屏客琴溪相爲詩何子詫曰子詩改乃益佳而仙游有吳子曰若不改更佳詩不如古人正以數改損其真氣耳吳子不甚工詩其言如此予爲之瞿然冬至閩與侯官許天玉竝舟建溪互讀新詩因與極論古今詩家至杜子美許子忽曰人言子美詩佳不知其佳處乃在粗與醜近有得其粗者矣未有能得其醜者也予益瞿

然今客劔津陳子昌箕出其未刻諸毫屬予點定予讀之蒼蒼莽莽一往奔赴讀幾不可斷芳澤雜祿古翠斑剝雖一篇瑜不掩瑕然氣力渾成不屑屑以修飾鍛鍊爲事抑何其立意有似乎前此二子之論詩耶予因悟古人之文皆不甚改如屈原離騷詞意重複莊子文奇極矣或不成句後人附會穿鑿以爲其複固不複不成句乃爲佳句其實卽不經起毫而就之書也夫文不起毫未嘗無病而卽以病傳其文子美之醜是也雖然難言之矣此有兩喻其爲文者如寫生家偶然見所欲寫者奮筆而就似則卽似矣間有不似處亦無礙其似若

一經揣摩增改雖端嚴妙麗去之逾遠論文者如善相
人之法陰於人不經意時得其天真如王逸少坦腹卧
牀上不知有鄰家擇壻事正此乃佳一涉矜持卽爲世
俗兒郎耳何足異哉昌箕之爲文天玉之論詩其意皆
本於此予心知其然而未能舍所學以從則亦徒爲之
瞿然而已

程姜若松州雜著敘

吾讀程子松州諸篇而知程子之用心忠且厚也夫人
旣已委質事君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此臣子之大分也
而人每欲擇地而蹈或得遠惡地輒多方規避之不可

則隱忍以赴旣至視官逆旅耳恨不能以一日卽去視
士民泛泛如萍之相聚風水之相遭一旦量移以去視
棄其任猶棄隸也若程子之倅松潘崎嶇困頓幾歷萬
里州如斗大接攘西羌程子不以其遐裔而鄙棄之爲
講武興學課士勸民一以治中土之法治之暇則與諸
士游覽山川疏泉種樹若將安焉旣以赴調奔走不得
守其職非久卽奉裁去又不獲竟其志而程子以志之
未竟猶惓惓於松之人而不忍卽去也甚矣程子之用
心忠且厚也今讀程子諸篇述山川之險阻敘行路之
艱危明簡書可畏不敢緩也課士以興文教也訓民以

變風俗也留兵以重邊防也興廢以壯形勝也陳人情地利以明倖土之官不可終廢也凡其所言必上有裨於朝廷下有關於民吏抑何用意之深而摭詞之愷切乎錢子曰吾讀是集也有數善焉其叱馭而前忠於君也捧檄而悲不忘親也及門心動友於兄也施於有政不忘官也政遺去後不忘民也此一集也人倫之道備矣若夫訓詞之和厚文誥之爾雅建議之慷慨序事之曲折要皆本性情以爲言所謂情至而文生也文云乎哉

陳二如杜意序

吾嘗與陳子論杜詩矣曰世之譽杜者徒以其語不忘右有合於風雅之旨遂以爲有唐詩人來一人而已吾謂詩本性情無情不可以爲詩凡感物造端眷懷君父一情至之人能之不獨子美爲然子美以布衣謁帝而授拾遺忤旨出爲華州司功輒棄去客游朝廷不之罪仍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竟用嚴武薦授工部員外唐之於子美至矣子美之感恩不忘其常情非溢情也吾猶怪子美在蜀盛交游卽惓惓宗國當其時高適嚴武輩豈無能資給以赴闕者而乃滯身絕域託興篇章以徒致其不忘君國之意凡公之崎嶇秦隴往來梓蜀夔

田間文集 卷之三
峽之間險阻饑困皆爲你全妻子計也其去秦而秦亂去梓而梓亂去蜀而蜀亂公皆挈其家超然遠引不及於狼狽則謂公之智適足以全軀你妻子公固無辭也且夫銀章赤管之華青瑣紫宸之夢意速行遲形諸憤歎公豈忘功名者哉而專謂其不忘君耶徒以老病偃蹇道路阻塞卒流離湖湘以死悲夫子美於君父朋友兄弟妻子之間一中人之深情者耳謂爲有詩人來一人過矣陳子儻然意阻徐曰子且論其詩夫子美之詩則元微之所爲盡得古人之體勢兼昔人之所獨專然吾以爲其奇在氣力絕人而不在乎區區詞義之間也

如以辭而已則今集中有句澀而意盡者有調苦而韻淡者有使事錯誤者有出詞鄙俚者有失占者有失韻者有複韻者其弊至多唯是其氣力渾淪磅礴足以籠罩一切遂使人不敢細議其弊宋人奉之太過謂其弊處正宜從而效之又爲穿鑿註解之以諱其弊其去詩意逾遠今且守其一字一句爲科條確然爲不可易吾以公全集按之聲病固所時有正不妨於有亦正不必曲爲回護也耳食之徒略不考核唯隨聲附和何足辨哉是故子美之詩其氣與力不可得而言也而其詞之弊亦有不可解也讀詩者有能得其大意不求甚解吾

與之論詩矣於是陳子掀髯喜曰有是哉子之論杜也吾沉酣於公詩者二十年矣吾之解詩不唯其詞唯其意今解成以杜意名于視之將毋以爲猶吾之意非公之意耶夫陳子與子美遇不同耳乃若其情則子與杜同一至者也陳子卽自言其意吾以爲猶杜之意而況意杜之意耶自諸家杜詩註出天下之寢失杜意久矣失其意者無他奉之太過求之太淡也今一出陳子之解合諸吾之論以求之盡廢諸註則杜之意其猶有存焉者乎

陳椒峰文集序

予以今年暮春過毘陵訪陳子椒峰椒峰飲我酒因出其集示予屬爲序而又邀其老友數人使與予談予且飲且讀應對之餘輒覽十數篇惟略得其爲文之大指所在集中爲之序者甚多凡陳子之讀書好學深思與其文之氣力法度直追宋唐而上亦旣言之備矣吾所謂得其大指則以陳子能自爲陳子之文也近日海內爲文者不乏而有自詡已甚者人持其彙見示予閱訖語之曰無可議必不傳人疑之予曰凡文之可傳者不妨有可議而欲無可議其文決不傳蓋由其於聖賢之理古今得失之數無所獨見不能自持一論惟是依傍

田間文集 卷十三
經傳規模前人其理不悖於常說其法一本諸大家周旋顧忌苟幸無議而已寧有一語發前人之未發使向來耳目之久錮者能一時豁然者乎若是則何以傳也今之爲大家之文者豈能遠追宋唐直取法歸震川而已震川之文雖本諸唐宋而其能爲唐宋者則以其枕藉莊周馬遷之書求其變化起伏之法而得之於宋唐諸大家故遂畢力於大家也今之法震川者何如耶揆河源者毋論崑崙以上至於一折一伏莫測之處龍門積石禹鑿之奇曾未親識而徒於其安流入海者灑之爲溝爲澮而以爲河固如斯也噫亦太陋矣且夫莊周

之謬悠荒唐馬遷之踈漏少修飾是非詭於聖人其可議者至多而傳之萬世常新斯亦必有所以傳者矣則是文之傳果不在無可議也今陳子於經史之學無不窮也古今之變無不講也諸所論斷皆直書已見不必求合於人其爲文於唐宋大家之法亦時合而時離不盡繩趨尺步也不知世有能議陳子者否要其命意爲文時獨持所是無有瞻顧固一以聽世之議吾所謂能爲陳子之文者是也其傳也必矣吾旣喜陳子之爲文與吾向者之所論說其指不殊因併書其說以爲之序

匏野集序

禮曰詞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聖人曰詞達而已矣達之
之說惟如其義而止蓋有少一語而失之晦多一語而
失之支者此非讀書窮理之至未易以與於斯也不讀
書則詞不足以給意不窮理則意不足以役詞是不達
之一端也若夫不讀書則於古今得失之故事變之空
名物器數之異罔所周知而欲出其方隅之見以行其
固陋之文言之雖長動成礙窒章已不成庸有達乎若
讀書而不窮理則見解爲章句所牽志趣爲先儒所阻
其爲文也依經傍傳不能自出一語遵大家之矩矱襲
古人之陳言是其言非己之言而人之言也已無其言

達於何有是故學者亦求明理而已理明則識定識定
則氣壯洋洋灑灑自我言之不求合於古人而古人之
言自合於我惟其理合也恃理以往固有多一語不得
少一語不得者又何斤斤古人之是法哉漢唐宋諸家
之文傳者未有不由此也予嘗鄂渚見張子夏鍾所爲
明大家文序曰文所以明道也古之聖人急於明道不
得已而有文其道明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道未
明文雖至無益乎其傳也予爲擊節者久之蓋道明而
後有言是其達非以爲文以爲道也故張子於漢唐宋
諸家之文皆有異議焉其所謂道一本於宋四大儒而

非諸家之所爲道也觀張子之文殆欲以韓歐蘇曾之
筆銓程周朱張之理斯其所爲達也而吾則謂周程朱
張自有其文韓歐蘇曾自有其理至於達則一也吾主
窮理而張子主於明道道一而理殊則予猶存乎文之
見也予不及張子遠矣

問山堂文集序

昌黎韓子之論文也以氣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
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音之高下皆
空夫氣者才爲之而非才也所以行吾之才者是也才
有長短音有高下必一以氣充之則自然節奏無不合

空是以貴乎養也而養之之術韓子謂行之乎仁義之
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其說甚高要不過讀書窮理而已
夫讀書窮理非以爲文也而文至焉於六經之奧義無
有不揆史籍所載無有不窺於古今是非邪正之辨時
勢之推遷物理之變易人事之得失一切無有不究洞
洞鑿鑿無所疑滯於其中於是放之爲文直述已見發
前人之未發而不以爲僭言前人之已言而不以爲襲
復有何瞞瞞瞻顧以沮吾一往之氣哉若今之能文者
其讀書徒以爲詞而已以副墨雜誦爲勤學以掇拾餽
何爲博雅而亦有規模大家取法先輩一步一趨尺寸

田間文集 卷十三
不遺其爲論也依經傍傳不能自出一語此猶被木偶以衣冠而周旋揖讓謂之象人可也而實非人何則無其氣也理者氣之源也有真理而後有真氣而因之以有真詞舍理以爲氣虛氣也舍理以爲詞浮詞也由是論之今日能讀書者幾人哉則今日能文者又幾人哉晉江丁君雁水蓋今之讀書人也出入仕宦案牘之罅未嘗一日廢書又虛懷好士凡車轍所至必訪求賢人隱避之不出者而折節下之進而坐論以盡其所長以叩已所不足空乎其理日明而氣日盛也今讀其文體制不一而要皆暢其意中之所欲言意之所至而文生

焉皆氣爲之也韓子謂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空者公其有焉公之詩旣已冠絕流輩而復肆力於文好學深思將以求夫韓子之學有不至而不止者夫韓子之文至矣而近世尊尙其詩則謂詩文爲不能兼善者皆妄語耳吾又於君信之矣

毛會侯文序

遂安毛子會侯以古文詞稱於世丁卯之春與予相識鄂渚悉出其未刻諸藁見示余讀之深歎毛子之善學古人也予少時讀昌黎荅李翊書自謂其取於心而應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是說也予嘗怪

之以昌黎原本道德語焉而詳擇焉而精其言皆根於中而溢於外空無復有所謂陳者而務欲去之也已漸學爲文老而後知陳言者非宿昔之語緣飾之詞而吾人自有之言也凡吾之沾沾自喜毅然自以爲是者皆陳言也吾所自信者法也抑揚轉合之間法有決不可少已而知其無不可少也吾所自喜者其詞也匠心以出初獲前人之未有益有甚不能舍之詞已而知其必在所舍也則亦惟本諸理依乎氣而已矣理明而氣自足故養氣莫如窮理窮理莫如讀書孟子集義之學亦猶是也於是而有文焉無所疑於中無所牽於外行乎

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所謂言之長短音之高下皆安豈不然乎昌黎曰惟古於文必已出文從字順乃其職非從乎文也而文從焉非順乎字也而字順焉斯謂自己已出之文而後爲陳言之盡去也毛子之學亦嘗從事於此久而漸近自然無所爲戛戛之難乎始猶存乎理之見後且忘其爲理矣詞無非理也始惟求乎氣之間後且直任法矣氣在法中也故其理實其氣平其法雅飭其詞和豫蓋學韓而得歐者也今世之爲歐陽氏之文者衆矣其有致力於窮理養氣之學者誰與吾故以毛子爲善學韓子也

印法參考序

十七年前予爲楚游於孝昌坐上客扇頭見潘子燕丘詩鬆秀有致已至鄂亟向當事稱之旋被物色因與其昆仲論交是時介丘方以鐫篆鬻技市中予往來過市輒就芻榻坐看其懸腕用刀之法知其爲高手也今年再過鄂渚則介丘技益工名益噪坐市中宅鬻技如故予亦仍就舊所坐榻與談憶十七年前事猶昨夢耳話舊之餘出其所著印法參考見示蓋極其精思摹刻秦漢古章暨近代名家諸作彙成一帙而又揆索篆籀隸楷及八分之源流一以許氏說文爲宗其間分別陰陽

辨正雅俗較訂淆訛皆確不可易卽時有增省之法要皆本諸六義未有一書可容臆撰也至於章法字法刀法皆擇焉甚精語焉極詳而吾所最歎賞者則刀法用中鋒之說也其言曰刀以代筆也筆墨有未盡者刀可以得之刀之所欲得者筆法也非有離筆法之外而更求刀法者不失筆法斯爲刀法所謂中鋒者此是也嗟乎學問之事未有不得中鋒而能臻其至者固不獨書家爲然昔龔端毅公與予論詩予進曰公詩大佳但好和韻固是一病公瞿然曰和韻不可乎吾有韻斯有詩予曰因韻有詩詩無中鋒矣公益瞿然因問中鋒之義

日開文集 卷十三
予舉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謂循茲數言
可以得中鋒矣是故志也者詩之中鋒也以韻從志則
得以志從韻斯爲失之公沈思久之歎曰是也今夫學
書者不爲筆轉學鐫者不爲刀轉學詩者不爲韻轉我
能轉物物不轉我斯爲中鋒斯爲正學故曰藝也而道
存焉潘氏兄弟皆爲詩意必皆有得於道者固不第介
丘以名其刀法也

吳越錢氏支譜序

吾錢氏有譜其由來遠矣自吾所知者曰大宗譜武肅
王撰也曰慶系譜文僖公撰也曰續修大宗譜元太尉

命公撰也曰流光譜淳安莘野端浚公撰也曰重修流
光譜叔陽常吳公撰也曰重修錢氏流光則名爲先考
鏡水府君撰而實非出一人手也文僖與命公皆宗忠
懿王忠懿王之後爲錢氏大宗其視流光則支矣爲流
光者祖文穆王而宗靜宣公靜宣於文穆支也靜宣之
孫有寺丞公守新安始遷汝溪又靜宣之支也居汝溪
五世而有將仕郎臻公臻公之子著者爲惠顯惠濟兩
侯其後或遷於蜀阜或遷於蔗境坑田皆去歛而淳迨
我祖烈公自淳安之蜀阜遷於桐城之澹漕則又惠濟
侯所分之一支也以宋末始遷澹漕迄於今代更四朝

年歷四百族益衆屬益疎不得不於支中析支以稍求其所爲親者而聯屬之亦勢所必至也吾六世祖爲績公績公之後子孫現存者近五百人其中名字或冒昧雷同相見多不能識認況自此以外乎績公者誨公之仲子主事時公之孫將軍必壽公之曾孫烈公之六世孫惠濟侯燾公之九世孫也今合績公以下爲一支而宗績公則所分於惠濟侯支中之一支也而或者疑焉疑夫績公之兄純公弟紹公皆出於孫宐人遺腹之誨公今何不舍績公而宗主事公以合三支爲一支耶噫是吾之志也吾欲合之而不能遽合是非吾之罪也雖

然卽宗績公可也績公孤傳爲鵬公鵬公傳五世而及於吾身及吾身而服始盡蘇子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如塗人吾慮此五百人之卽爲塗人也汲汲乎及吾世而譜之庶幾吾之精神志氣猶足以聯屬之使疎而復親而不能他及者親久盡也嗚呼夫兩支之未合也豈以親之久盡乎雖未合而兩支之世系井然於吾譜則亦猶之合也豈惟此兩支卽將軍以下之世系俱井然也自將軍以上亦井然也夫物之不能有合而無分猶之乎不能有分而無合也吾之爲是譜也總其綱而張其目會其源而灑其流名爲支譜而宗譜之大槩備此

田間文集 卷十三
矣吾分之後之人必將合之合之者當窺吾意旨所在
於筆墨然疑之間精而詳之成一信譜以續大宗慶系
流光之後是吾之志也夫是吾先子之志也夫

田間文集卷第十四

序

文煥巖詩集序

詩之爲道本諸性情非學問之事也然非博學深思窮
理達變者不可以語詩當其意之所至而蓄積不富則
詞不足以給意見解未徹則語不能以入情學詩者既
已貫通經史窮極大人之故而於二氏百家之書無有
不窺其理無有不研然後悉置之而一本吾之性情以
爲言於斯時不必飾詞也而詞無有不給不必緣情也
而情無有不達是故博學窮理之事乃所以輔吾之性

情而裕詩之源者也文燈巖先生於十三經廿一史之書蓋不啻寢食而沐浴之矣及宗門教乘皆能辨別源流而得其指歸之所在卽百家諸子以至稗官野史無不語焉極詳而擇焉極精故其作爲文章如地負海涵無所不具至形之於詩則少引典故多任天真其始作也寧生無熟寧險無平戛戛乎陳言之務去烹煉旣極漸近自然似不知胸中有所爲古文奇字也而字必有據語必有本卽先生亦不自知其然則博雅之效也陳大樽氏稱其惻隱溫厚源於二雅而廣引曲喻有屈平之遺風此言先生甲申以前作也當是時先生以外

吏日擊國家多故不能有所發摠又時有憂讒畏譏之思故託之篇章以寄其憤懣大樽比諸離騷良不誣也迨甲申以後時事已非其情蓋有三閭大夫之所不及知而離騷之所不能哀者矣而先生之詩顧一出於柔澹平雅其題亦不過游覽閒適與諸故人賓友贈答唱和之作蓋取法於靖節也夫靖節豈必以咏荆軻讀山海經數首爲有所寄託乎卽其飲酒咏懷擬古諸雜詩皆甚不能忘情而欲以是忘其情者先生亦猶是也先生之詩不爲騷而淡於騷非得學問之淡而性情之至者烏足以與於斯

何紫屏咏史詩序

蓋吾更歷世變既久而後知史不足信非謂其僞也真見功名成敗之際皆有幸有不幸焉卽幸而成矣又有幸而傳有不幸而不傳其傳者事至庸不足道而人偶傳焉傳之久傳會益甚史氏從而潤色之今之班班載諸典冊者皆是也其不傳者雖事蹟昭然在人耳目間而不爲人所傳久漸湮沒史氏無從考據併姓名胥失之矣今之所不載諸典冊者何限也故稱信史者必闕疑有傳其名而佚其事有傳其事而佚其名夫事苟傳名卽不傳莊生所謂萬世而下猶旦暮遇之也當太平

右文之世承明著作之徒正據實錄芻蕘家乘猶且滄訛闕略至不足憑若一經變故以來遺文放失故老彫殘誰傳之而誰信之其佚之也不亦空乎夫世豈真有忘名之人不幸爲史所佚後之人求其名不得從而追歎曰此真隱者也併不欲以姓名著豈信然哉然世亦自有真隱者如傳所稱丈人荷簣之輩正如空山木石無與於人人亦不必問其名也吾嘗讀素問靈樞諸經其人於陰陽之旨性命之奧自非大聖不辨而乃託其名於岐黃以傳至於漢魏六朝間諸所撰僞書文采斐然可誦至今不知作者何人或者當世自恥名微不足

日開文集 卷一四
三
動衆借先世以重其言迨書旣盛行雖欲爭之已不可得此又自佚之也然世之自佚者少爲史佚者多何子作咏史詩而皆取其佚者其以佚爲斯人之志乎抑以爲作史者過乎子與何子皆異時史之所必佚者也何子之咏史或心傷之矣

葉井叔詩序

詩以道性情而世有離情與性而二之是烏足與語情乎詩也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準禮義以爲情則情必本諸性可知三百篇以下惟漢爲近古魏晉以還情亦少雜矣然其詩猶沉繇曲鬱而不至於放則猶有禮義存焉至六朝而情蕩矣所述者大抵皆艷冶之私靡麗之習其事至褻其聲極新令聞之者心志惰淫而不能自持卒至於潰防裂檢風俗橫流國隨以亡皆情訣之也是豈知有性情者乎夫詩之爲教非徒以流連光景愉悅志氣已也類皆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爲或憂在國家或事屬天倫中有不便於淡言者因託之歌咏以見志庶幾聞之者因以感發興起而不敢爲非於是乎始貴有詩是故讀其詩而生人感發興起之心者謂之正聲讀其詩而生人惰淫放逸之志者謂之淫聲自采詩之官不立士大夫私相傳播則正聲與淫聲竝存

於是乎情益熾而性情或幾乎亡矣唐初一掃靡習力
追大雅至杜子美出而復見三百篇之遺其詩慷慨悲
壯指陳當世之得失眷懷宗國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
意云自唐宋以來宗之至今言詩者始復知有性情之
事而近之說詩者謂詩以溫厚和平爲教激烈者非也
本諸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吾嘗取小雅誦之
亦何嘗不激乎譏尹氏者旁連姻婭刺皇甫者上及艷
妻暴公直方之鬼蜮巷伯欲畀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
辛卯日食之什可謂極意詢厲而猶曰其旨和平其詞
怨而不怒吾不信也且夫無病而呻不衰而悼謂之不

情有如病而不呻哀而不悼至痛迫於中而猶緣飾以
爲文舒徐以爲度曰毋激恐傷吾和平也有是情乎情
之發也無端其曰止諸禮義者懼其蕩而入於邪也若
夫本諸忠愛孝友以爲情此禮義之情也性情也性情
惟恐其不至可謂安得半而止乎葉子并叔今世之禮
義人也其律身也嚴其居官也潔其與人也慎其出詞
也寡外若不及於情久而與之處蓋一往而情淡焉讀
其詩緣飾盡而天真存癸卯以前在野之作也癸卯以
後服官之作也流覽述懷每闕理要讌集贈酬不忘規
諷通其所作無一語之戾於邪可謂止於禮義者矣然

至念及於庭闈之痛故舊之私萋楚之嗟未嘗不委曲盡慮悽愴傷心夫葉子豈激者與而使人讀之慨然以慕愀然以悲吾誠不知其何情也然後知葉子之嚴潔慎簡其情之未甘或溢者蓋有所獨至耳夫情不溢而獨至謂之性情如葉子者可與言詩矣

容齋集序

三年前晉江黃子僧岸與予同客陵陽陵陽主人老友也頗傲忽游甚困黃子意殊不平予心過之未幾予罹子痛所爲老友者漠然一不問予然後知黃子向者之不平非過也比在陵陽時許爲黃子詩序今年令嗣竹

君判永州予亦爲江漢之游黃子緘其所刻容齋集馳書徵序於予予嘗謂古今之人品詩文不定一格大抵以本色爲佳夫本色固不妨於純駁互見駁者其人之病也凡古今人品詩文之稱絕者未有無病者也以龍門氏之爲史而不免於疎以少陵氏之爲詩而不免於拙兩公之本色在此後之所以傳兩公者卽以此若必求盡去其病因以喪失其本色則亦鄉愿而已矣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以爲詩文是亦詩文之賊也黃子意氣才情不可一世或者卽以是爲黃子病而黃子決以是自成其人自成其詩文亦曰吾寧任吾本色而病必

不爲無病而鄉愿也予少時夢坐箬舫中飄泊溪灘曉
石間意甚愁怖已芒屨入閩溪船險阻一如夢中所見
自是二十年來凡三入閩於閩中山水人物似有夙因
初受知於君家銅山夫子而東崖相國亦謬以國士見
目今又與君稱莫逆交則吾於閩有因於君黃氏更有
因哉嗟乎黃子當君困游時聞予之罹子痛重爲吏虐
也君徬徨悲憤思所以援予者不得與楊子嘉樹大呼
秋浦以冀將伯之助卒無應者君於是始信世間意氣
之盡假而向之漠然者之不足深怪也已入永就養風
便特泊皖江邀予欲與俱去以避吏旣覓不見始解維

而西其亦可感也已永州爲柳子厚吟嘯之地君近與
吾兄開少游吾兄雖已逃之方外其意氣才情非盡槁
滅者而衡州有王而農高蹈巖穴倘能致之入永與唱
和亦勝事也此兩君子吾不知其孰狂孰狷惟知其人
品詩文決不爲鄉愿而已倘唱和成帙幸更寄我序之

姚經三詩序

文章小道耳有大事焉有人事焉天與人各半然而得
天者居多夫人之不能爲詩雖博學深思求一語之合
而不可得則天限之矣其得諸天者則又有強有弱古
稱能詩文之士其才未有不強者也其人類皆有挾山

扛鼎之筆屈伸自如然後遇物感事能直追所見曲折
盡意於物無遜情於己無遺憾也故夫花之光水之波
雲之峰劍之鋒皆物之有餘於質以出而見奇者皆強
之爲也被弱者惡能文今之言詩者曰詩以溫厚和平
爲教彼慷慨激烈者非也迹其說則詩似與強者相反
而弱者近之不知夫和平之旨固欲令強者俛而就焉
弱者跋而及焉然吾謂強者能至之弱者不能至也譬
如射然羿之教人射期於彀中中者中央也力之強者
其中則破的也弱者雖中之僅能至焉至於不中一則
溢於彀之外而失之一則不及於彀而失之均失也羿

則寧取其有餘者以爲其俛而就焉者易也而不及不
可勉也馭馬者搯盪水於肘之上而不動鈞百而反組
之至也豈貴其馳驟哉而駑駘因以驕語曰夫不馳驟
乃爲善馬也有不局局然爲騏驥所笑者耶雖然惡可
以不至於彀也吾鄉詩往往恃其強力不肯馴服溢於
彀之外而不至者有之吾力能至之而意不欲也則復
自詭於其外間嘗語經三曰生老矣作詩期適意耳而
身後名哉故每屬一語必據筆盡情博白家老婢一笑
以爲樂終不矜持格律如以麻姑爪搔隔被背癢得哀
家梨乃復蒸食也經三於諸家體無不學學卽無不似

或一題數十首或一首數千言既已盡態極妍尤工爲
豔曲流麗自喜雖温李無以過之今年乃斂華就實漸
造平淡殆將入殼時矣吾恐經三之復似吾之馳騁而
出也夫入而不能出力有限也若經三則有餘於力者
也其鋒不可藏也其豔不可匿也經三所得於天者強
雖欲藏之匿之而有不能自己者也若從此而以講和
平之學使其鋒與豔如箴在綿如錦在綱而後天下之
欲以和平文其靡弱者敗矣夫綱之可貴以有錦也綿
之可喜以有箴也如以綱蓋褐以綿裹鎚則何可貴與
喜之有經三勉之此固弱者之所淡諱而強者之樂得

自表異者也

魏州來詩序

今年春予訪魏子存學使者於郎初入其幕中諸君子
以次揖見最後一髯丈夫出顧盼甚偉予謂子存曰此
非君家庶常公子耶曰然何以知之曰似甚已置酒合
坐中席聆其笑語聲欬則益似髣髴三十年前聽庶常
抗手參頤袞袞論天下事不休時也諸君子既相從於
郢子返鄂與卜臣共居署中予語卜臣曰向見阿弟姝
毛神鋒階肖尊公善詩乎卜臣曰然何以知之曰向者
予接其顧盼聆其笑語聲欬疎豁不羈詩人也卜臣隨

出州來詩見示蕭爽悲壯一如其爲人久之州來自郢
返武昌無事則相與賦詩州來每詩成輒朗吟如鸞鳳
音亦喜吟人詩予間有俚句經州來吟卽音調鏗鏘可
聽而州來亦謬嗜予詩謂能不事藻飾而從事於性情
氣韻之間也予因憶庶常公初赴公車時大召客予時
在坐公家法素謹是夜變童靚妓墮珥交舄予大醉挾
庶常與妓拇戰不勝罰巨觥號爲破腐舉坐歡譁今思
之已二十七年矣是時子存年纔二十七子年三十有
二州來纔從塾師受句讀也今州來齒過於予向時狂
醉之年子存又二十七年而始與予見於郢而予衰晚

窮愁無一善狀但酒後狂奴故態時復作耳予旣心折
州來才竊恃通家之誼以一言爲州來勗往時庶常公
不甚爲詩而筆墨特妙每酒酣捉筆對客揮灑同人爭
藏弄奉爲拱壁而忌公者已眈眈坐隅矣甲申之變公
旣死而終不免於謗蓋由公才太高名太盛鋒芒太銳
與人論罕不冒相下忌公者結舌於生前不容不肆吻
於死後州來才不減庶常而顧盼聲歎間又絕似之與
人言論付無有鋒銳不冒少挫如尊公耶不知忠節公
立朝百折不回其鋒銳亦類是否名豈可以三世居亦
豈可以三世不肯屈一語耶子生平轉喉觸忌動與時

忤迄今軼軻以老凡予之所以勗州來者皆當時人之所以勗予者也州來其信之乎予存聞之稱善遂書其語以爲州來詩序

張石徂詩序

三十年前過西泠西泠諸子置酒大會名士畢集獨未識張子石徂今年訪魏子存學憲入其幕幕中賓客相見推張子年長予老過張子而耗張子燈下細書終日點閱無倦容事竣卽苦吟遇有篇章唱和隨手錄去幕中爭稱其老而好學殆袁伯業之流也間以詩示予意思綿鬱詞氣悽宛其有甚不得志於中者之所爲耶暑

月與予聯牀予以子難至痛攻中徹夜歎泣有聲君初無一語然轉側枕席間亦迺昔不寐以爲常其有甚不得志之事終未常以告人也夫人所傷者老所嗟者貧以予自視貧與老皆非攻中之事也君無予之事而不寐與予同則知人世之足以攻中者固非一端矣孟德之詩曰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又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夫以酒解憂酒醒後憂迺益甚不得已取其性情之所近者沈溺於一事以忘其所苦其唯讀書乎觀君之手不停披雖由天性蓋亦有不得已者焉石徂言近西泠二十里有湖渚以激玲瓏非舟楫不通非橋不度橋斷

卽此屋不相往來杭之詞人高士多居其中倘得買數畝地臨水營茅與諸君子望衡對宇時相過從終年鍵戶讀書足以老矣予心竊嚮往之明年將到西泠過湖濱訪君之所爲詞人高士則予向時高會諸士或猶有存者倘茆屋已成多釀好酒酒酣與君飽睡於竹風梅雨之中以補今日聯牀之不寐可乎

溫虞南詩序

南人之音柔曼北人之音激昂自有聲詩以來風氣所限雖功力之淡固未可以相易矣然稱詩者必主於溫厚和平此非詞義之說而聲音之說也夫聲音之道本

諸性情古人審音正樂必求端於性情而後聲音應之是故性情正者風氣之所不得而偏也自樂府失官聲音之道不傳性情之事惟於氣韻之間遇之夫氣韻無色聲之可迹無義理之可尋可得而喻也不可得而傳也非是物者雖雕績滿眼猶被橐駝以文繡而飾嫫母以朱粉耳烏足尚哉吾之以氣韻論詩猶之古人以聲音論詩之道也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溫子虞南趙產也吾見其人厚而和其厚者風氣之使然也厚而和者則非風氣所能使爲也溫子殆得性情之正者歟溫子於五言古詩不必學漢魏而自然似漢魏於近體不必

學三唐而自然似三唐吾謂其似者不在乎詞義而在乎氣韻之間也溫子曰吾之於詩猶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吾歸而取漢魏唐宋元明諸大家之詩及吾之未仕以益肆力焉溫子之所肆力則詞義之事也夫詞義之事與性情氣韻不相爲而相爲者也肆力既久則厚者益以厚和者益以和且知古人之所爲溫厚和平正不妨雜出於激昂而非以柔曼爲工也溫子自此於漢魏三唐當不僅得其似而已矣

曾庭聞二集詩序

寧都曾庭聞游寓秦川所爲詩沈鬱頓挫觀其出塞諸

篇音調悲壯居然車轡駟鐵之遺響也已乃輕去其鄉挾吳姬置諸塞下匹馬絕大漠竝長城歷秦晉燕趙之墟每積草邊沙冰稜雪暗時煙火斷絕夜無幕廬則枕卧馬腹下以爲豪然所至輒有旗亭觴吼之樂故其詩復多情至之語豔思藻句與悲壯之聲雜出蓋視初集又一變也庚戌春下第僕人祛其篋以逃困甚於是悉燒平生著作獨策蹇南歸歸則盡遣去諸婢妾入天目山禮玉公和尚爲師不薙髮不聽今年復隨計偕入京持戒精嚴儼然一苦行頭陀矣予謂古今詩人皆有情人也論詩者惟曰發于情止乎禮義陶元亮嗜酒著閒

田間文集 卷十四
情賦不入遠公社然 逖公聞其至則喜謝靈運奉佛甚篤而公謂其心雜則 逖公之取舍必有在矣白樂天蘇子瞻皆淡通佛法而未能忘情於聲色嗜味然樂天自信生兜率天子瞻爲戒禪師後身後世之學佛者於二公皆無譏焉是情固不足以累道也庭聞詩以豪氣而兼柔情其斥遣愛好皆豪氣之所爲也以云槁滅未也吾願庭聞吟元亮之詩去靈運之雜學樂天之佛參子瞻之禪不必忘情亦勿越於禮義以是爲詩卽以是作佛則天日和尙之不聽薙染或亦與予有同見乎臨別出茲集見示因書此以爲之序

潘蜀藻詩序

吾鄉潘蜀藻以詩文稱於世者三十餘年凡吾鄉論名士必推蜀藻而四方稱吾鄉之名士亦必首推蜀藻予之知蜀藻蓋知之於四方之士也垂老始與蜀藻交讀其詩與文因以漸習其爲人然後知四方之譽果不虛而士之有盛名於當世者固不妄得也是時蜀藻與方爾止學爲白香山詩因見予之詩間有似於香山者而好焉予之於香山非有意以似之也予以爲詩者性情之事非緣飾藻績者之可爲故力求其真率而不自知其間有似也而蜀藻之爲香山亦時出入於錢劉之間

其論詩多與予合故與爾止同學香山而吾鄉獨以香山名爾止且爾止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經累日構思摹擬刻畫久而後近之蜀藻之詩多得諸應酬紛沓之餘或卽席唱和或酒罷挑燈率援筆而成而亦無不似者則其才不可及也以蜀藻之才馳驟藝林何所不得使獲一第而居得爲之位又何事不可爲而乃以明經入太學爲選人以聊自解於太夫人志良苦矣旣罷舉則益肆力於詩文因搜羅同鄉先輩及諸亡友逸士之遺藁盈數千篇欲悉爲之論定而表章之其意甚厚吾觀蜀藻平生耽嗜風雅遇人有一語之善歌舞贊

歎不自知其吟之於口而誦之於人蓋天性使然而其詩學之老而彌淡殆亦由此其進也今將梓其集以應四方之求語予曰吾且老矣吾無以見於世所可見者此耳子知我者其序焉吾猶記蜀藻甫十歲應童子試出合郡傳誦其文日以聖童當時見者爭以爲潘氏千里駒矣及其以詩交於予也年正壯盛方以全力攻制舉之文而講求用世之學詩特其餘事耳而今乃以詩名也悲夫

江蘇齋入觀草序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以吾誦三百篇其號爲變風

者大抵多自周室東遷入春秋魯隱公紀年以後之事
風未亡也所亡者雅頌耳風也者蓋里巷之勞人思婦
相與歌咏其情本無關係之作而一時政事之得失風
俗之貞淫因以見焉若夫二雅則皆出於朝廷士大夫
之手古人於君親之間有所欲言而不能直陳者則託
諸詩以見志以爲詩言之無罪而聽之者足以戒也故
雖生當弭謗之朝道路以目而民勞桑柔諸什憂危無
諱則當時之不以詩爲謗可知矣觀小雅行役之詩非
輶軒之遣使則侯國之大夫有事於王室者其詩祇不
過自敘其勞苦譏王政之不平聖人猶取焉取其言之

有刺於時足以爲戒也自東遷以後雅音無聞士大夫
諷諫之道以廢而徒聽謳謠於里巷謂之詩亡可已江
子孫齋以詩名者二十年其十年以前之詩所以取歡
寄暢陶沅性情風之屬也自十年以後服官以來其詩
感物託事皆有爲而作雅之類也茲以江州司馬入覲
於京往還五閱月得詩若干篇吾讀之見其觸景書懷
卽事寓興固未嘗有異於昔然而歡愉之詞少而感慨
之情多蓋江子早宦江城近遭變亂日覩居民死喪流
亡之慘冤酷在中雖君門咫尺自傷身爲外吏曾不獲
親承詔問伏殿陛之下一吐出其胸中之所欲語又不

能如鄭監門驛上其所見流民之圖乃作繪圖吟以髣
髴其意庶幾有當事者見之動其憐憫以轉達於上
以不負其入覲之本志也集旣成而以過里門省母一
篇冠其首目曰入覲集江子此集可謂備忠孝之道矣
皇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言使臣雖有馳驅之
勞不忘國事訪問周詳將以廣傳聞而入告我后也四
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是用作歌將母來
諭諭告也蓋欲以靡盬不遑之情告之於母也今江子
所陳之民隱皆身親歷見之固不俟之於周咨也所告
諸母氏非懷歸之私而民隱之痛也江子之視古人忠

孝何如哉獨是皇華四牡皆輶軒之使也其臣於報命
之日皆足以自言且其詩非使臣之作也上之人憫其
勞苦推其情而代爲之言如自言焉江子以外吏入覲
則下國之大夫也旣不能自言於上而其所欲言者上
之人亦未能知之也於戲下之情不自言而上能代爲
之言雅之所爲正也至於下自言之而上不能知之其
斯之爲變雅乎江子此集固不與北山同其怨殆將與
大東共其憂也悲夫

蕉菴上人詩序

宋人嘗謂詩通於禪謂皆從悟入也虞山老人每云不

解此語不知詩有所爲悟者虞山學佛通教而不通宗
夫語不離位宗門所呵詩之言盡乎情與境耳若言情
者不離此情言境者不離此境就使其情境逼似言止
息盡豈足以語詩乎惟離之以爲詩則固有不必似者
使誦者恍惚遇之而以爲真似也則悟之爲也悟則見
解圓而心手活能轉句不爲句轉故吾之論詩不以文
字而往往於氣韻間求之夫氣韻固非滯於句者之所
能爲也予於方外人諸作其爲悟後語與爲非悟後語
一見輒能辨之然亦有天姿超妙不爲習氣拘牽意境
翛然而出語有近於悟者若蕉菴是也蕉菴爲人灑落
自得其詩清脫曠逸吾所賞者乃獨在其氣韻之間賞
其天也吾友魏青城爲予言其胸中無一塵亦無一法
則其所取者亦取其天也任天者本不由悟而悟者乃
能自得其天則悟又爲第二義矣

喻武功詩序

以吾觀世間一切伎能可傳之事至於精義入神未有
不本諸其天者也得諸天者旣濶則其爲之也必力而
世因謂其爲之之力足以致之不知其人於世之所爲
者一皆不爲而獨爲此一事不倦此卽天爲之矣是故
詩之爲道全乎天也今人固有博極載籍於古文詞無

所不善而不能爲詩非無詩也彼其屬詞比事諧聲中律詩所應有者亦具有之然以爲儷句則工以爲詩則去之猶遠彼蓋以人爲之而所謂天者不存也吾所謂天固不在乎篇章詞義之末而在乎性情氣韻之間也池陽郡伯喻武功以弱冠宰池之建德由邑而別駕而司馬以迄今領郡凡數遷不離池陽回翔江國者且十七年旣潔身率下而於弭盜戢奸造士養民凡古人吏治之有一法可行者無不行也行之亦無不善也公生長華胄於人世嗜欲之事一無所好願獨好爲詩豈非吾所云得諸天者哉一日輕舟迓予渡江至郡避席而

請曰僕少孤不幸早仕卽困於簿書不能力學惟竊心好風雅誦古今人佳什則意味津津間有吟咏都不入格而性情所癖蓋有不容自己者讀諸家詩惟先生作必傳欲乞一言藏之篋笥俟異日詩成將弁之間世以爲重也予覽公詩謀篇造句大抵取法三唐亦不惟其篇章詞義而已往往性情氣韻之間頗有似焉雖公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蓋天爲之矣夫詩也者世間窮愁之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惟其窮故能體物以極情窮理以盡變故其吟甚苦而語始工若士大夫居官爲之聊以據懷適性而已無所於苦也而況居官日久諛

之者衆士之集於其門者皆有求焉亦惟恐諛之不至也。以是凡甫成篇皆有美無疵。蓋終身無有指其弊者。而其人居然名詩亦終其身不知已之弊所在也。亦足悲矣。公言其爲詩有片刻揮毫而成者。有一字謳吟數日而就者。慘澹經營與世稱苦吟之士無以異。而公猶欲然不以自是。復求當世能詩知名之流。而心所獨折者。出而示之。以悉究其所爲。僂人信其虛懷。亦無不悉其所能知者。以告之。而公已超然神解。豈非天哉。以公之資稟如彼。而用志如此。其好也。誰啓之。而學也。誰復策之。吾故曰。公之於詩。得諸天者。淡也。

重刻青箱堂集序

王文貞公青箱堂集。其若干卷。長公胥庭相國。旣刻諸都。下行世久矣。公季第五君。今菴來守潤州。潤州東南衝隘。士大夫舟車往來。如織。相見輒求公集。君所攜既少。又卷帙繁重。道遠不能數致。迺謀重刻。諸京口。以應往來士大夫之求。刻成。屬序于予。先予以甲寅春別公南還。臨別時。出其未刻彙命爲之。引率爾。援筆略言。公詩文純任性情。世皆仰其道。隆予獨窺其情。至今合公全集讀之。益知公之所以爲情。卽所以爲道也。夫天下未有離情以爲道者。非道之情。妄情也。非情之道。僞道。

也文也者載道之器卽達情之言也彼蓋于君親倫物之際至誠愷惻不能以自己于是發之而有言言之直捷痛快一如人意中之所欲出斯爲文言之不能直陳引物連類反復頓挫使人自得諸言外斯爲詩蓋未有非道而可言情無情而可爲詩文者也公嘗語予曰吾生平不喜講學每于日用倫常之地時自檢點寧免無憾而講學哉惟一觴一咏以畢此餘生可耳其與人書有云末俗託名講學言不顧行甚且大德有虧後以談道不知將以何者爲道也故公之于道皆期躬行實踐不事口耳先儒謂末流之弊祇成說話以視公何如哉

公爲人篤根本敦故舊不爲已甚之行亦無違心之語名節所在辨別分明未嘗少自恕亦不甯以恕人時與老友談及往事俯仰今昔輒嗚咽流涕者久之未第時有以百金濟其困者旣第旋值國變其人死無後無從償乃爲文告之付夕照寺作功德資其冥福冥冥之中不甯負心此其一端矣由此觀之凡公之所爲以情勝耶抑以道勝耶吾謂公惟學道真故其發乎情者真也今觀公之詩文其可傳者一惟真而已公先方伯奉使杭州有詩百篇失其彙公七歲而孤太夫人屢以爲言公積歲勤訪僅得一首終身爲恨因而搜輯畿輔前世

之有遺文者急爲表章之使傳于世豈非錫類之仁哉
而公之集相國旣刻于北太守君復刻于南行將播之
海外垂之無窮亦可謂孝思不匱者矣莊子謂造物之
報人也惟于其人之天其殆是歟

田間文集卷第十五

序

曾青藜壬癸詩序

余與青藜交垂四十載乙丙之間余方壯年意氣甚勇
每搯擘慷慨指畫當世之務聽者以爲狂青藜甫弱冠
嘗單騎入賊壘撫定數萬之衆成盟而還予嘗以語徐
復菴歎爲奇才然是時兩人初未識面越八年予戢影
江村有緇而直造吾廬者不通姓字予遽曰此寧都曾
青藜也惟時予亦緇相持大慟因置酒脯飲噉縱談旁
觀者大駭留數日而去又八年相遇長干爾乃驚濤初

定人有戒心共予守歲馴象門外矮檐破壁中酒盡爐
寒淒涼可念也改歲三日沈仲連邀同流寓諸子圍棋
於顧與治家分韻言別既別各東西散去然自是兩人
者皆以謀食遠遊不復緇矣又十八年過吳門訪君於
鄧尉寓居信宿而返今又八年君更移寓城南予過之
復留榻數夕其窮愁殆勝於寓鄧尉時出其壬癸兩年
詩屬予序之其詩甚悲余今年七十三君亦六十矣回
憶四十年前躍馬論兵慨然有天下已任之志何其壯
也今皆貧困如此白頭槁項所求升斗到處覓人顏色
跼踖偷生良足悲矣然思四十年來向時與我兩人共

事者屈指誰在皆已血化青燐骨委蔓草獨吾兩人猶
得以衰殘貧賤之軀東西遊走旣以悲亦以幸也君詩
久行於世大抵皆幽憂陴側之音予不具論獨敘與君
交游之始末聚散之情事則知君之詩固有不吝不悲
者乎

查德尹詩序

丁酉之秋與海寧查君逸遠同客長干塔寺北舍而居
惟時寒風蕭颯三門早閉僧店燈收予兩人相與過從
述故國之交游感河山於疇昔予心灰學易思以賣卜
終身而君聞雞起舞志未衰也當逆旅乏絕時每夜貫

酒召客攜有狎客奏絃管度曲爲樂窮途羈旅往往失其慘澹度君豈寂寞以終老者乎別去十數年不相聞有傳君死者不信每遇海昌人輒問則信死矣悼歎之餘因思君弱不勝衣而有百折不回之氣今弱者已化而不回者安所在乎甲子夏晤陸冰修於邗溝問逸遠身後則其皆夏重卽逸遠子也又有弟曰德尹皆以文章名越中稱查氏兩才子予大喜戊辰春予皆得見之都門謬以通家舊誼執禮惟謹夏重既有專集行世頃以侍婦翁冰修疾返里德尹日與予周旋每詩成輒以示予慷慨悲歌卽尋常酬贈音調鏗鏘往往有孤憤不

平之氣寓於其中蓋素所蓄積然也然後知逸遠雖化而其氣固勃勃於其二子毫端見之父子之性情非教而似之也釋氏謂之胎習胎習之爲性則性之事天與父固分任之矣吾誦夏重德尹之詩猶彷彿二十年前長干塔寺夜聽逸遠論心時也因德尹屬序撫今追昔率筆而爲之序

王令詒詩序

戊辰春予到都門王子令詒每見輒乞爲之詩序予唯唯未幾王子成進士人事紛煩無暇及而予竟未見王子詩其秋出都臨別王子又曰先生許我序詩矣幸毋

忘予亦唯唯既歸里於方子有懷山居壁上見其所寄
有懷歌行一篇不循音節出入自如直據其項委哀慟
之情酸楚動人予再一閱之曰是非王子用意之筆何
其絕去時調有似於學韓昌黎也有懷曰令詒因學昌
黎憶予昔在曹秋嶽坐間有投以詩者予略一閱視卽
置之曹以予不加賞歎也語之曰其詩學韓子曰韓固
難學以韓子自述其爲文用思之苦而曰惟陳言之務
去夏夏乎其難哉其生平最心折者樊紹述而贊其所
作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蹈襲前人
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則韓子所心折紹述者惟其言

必已出不肯蹈襲猶已陳言之務去所以深信其難也
敏又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
公榘襲從漢迄今用一律然則不惟詞章不宜襲卽音
律亦不宜沿以皆陳言也觀其稱孟東野詩曰橫空盤
硬語妥帖力排冪則其不取於音律之諧審矣然而昌
黎於有音律之言未嘗不諧也其亦見夫當世軟美熟
厭之調趨而愈下而莫之能返故取樊孟盧仝險澀之
語表著於世以生其駭心而奪其溺志乎矯枉者初必
過正益不過不得其止若昌黎之古體長篇容猶有過
者至於他詩則已粹然一出於正矣調張籍詩曰李杜

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公之師服李杜者至矣夫其光焰歷百世而在惟無陳言也李杜脫口已無陳言昌黎夏去其陳言此中分量惟昌黎自知之耳然則學昌黎者不至於李杜不可止也吾惟觀王子一篇而信其能由昌黎以進於李杜則以其能陳言之去信之

吳震一詩序

詩也者人之自言其情也情不能直致於是託物比類汜濫旁引而曲達之使覽之者初不之覺反復循繹而得其情而後歎其妙也故善爲言者莫如詩惟其不欲直致故其音多柔曼擘緩意思纏綿有類於婦人之辭

衛風柏舟篇本仁人不遇傷小人在位而作朱子據劉向列女傳之說改爲婦人不得於其夫之詩以其情辭似婦人耳至於屈原離騷憂愁替亂不知所云芳草美人或以之自喻或以之喻君宋玉師之託爲神女登徒子之賦繾綣顧懷如實有其事真有其人千載而下令人想像流連其風肆矣魏晉而下以及唐季所爲歌曲直敘男女之私聲情艷冶蕩心惑志猶是桑濮溱洧之遺音耳亦何所託寄哉然其爲詩能曲盡情事使人至於蕩惑意其人亦必情之有獨至者於身世之際少有感激一無所用其情迫觸境而動遂有不能以自已者

脫有所用之而移其不容已者於君父朋友之間則亦
屈原之流亞也若唐李義山好爲艷體吾無取焉其詩
使事摛辭穠厚滯重徒取工麗耳本爲情語讀之无一
語足動人情如錦瑟悼亡詩也情思頗深而爲故實所
掩至令解者不知題義所在無題詩篇宮媛仙妃錯出
互見祇是情昵香奩詞取艷異未嘗有感人於微風人
言外者而爲之委曲生解言有託寄者妄也大抵義山
無故實不能成詞又好引外傳秘紀意滿而語重雖有
巧思膏馥蒙其筆端終不能洒脫以自見耳譬如富家
婦亦有天姿而粉黛珠翠全遮本色烏足以爲佳麗哉

吳會人好之誠所不解吳子震一亦喜稱義山吳子情
至者也貧而善病病亦其情之所爲故其詩一往情深
雖亦工於詞而詞不掩情故可喜也吾嘗讀其悼亡及
無題諸作爲之腸斷魂消義山詩固無以感人若此矣
以吳子之情得其所用纏綿曲鬱豈有遜於屈原將必
求有以繼夫離騷者而義山稱乎哉

姚綏仲詩序

予嘗贈綏仲有詩云酒伴久無嵇阮輩交情應在紀羣
間蓋予與君大父暨君尊公及君凡三世交矣綏仲有
至性爲人深重不泄尊公遠宦滇雲挈家往獨留綏仲

在里門奉養大母滇亂舉家陷沒凶問一日數至綏仲處之泰定色不爲少動以貽大母憂亂既定尊公返里天母無恙庭階歡聚猶昔也里人爭稱其能然當其時吾視綏仲貌不戚而神傷及與吾促膝談未嘗不語隨淚下也而外一不覺予以是知綏仲至性而器量可以當大事也姚氏世有詩名綏仲益好苦吟音調詞義備極簡鍊觀其諸作瀏灑渾脫皆自苦吟而得不恃其才情之敏贍也尊公與深青公有兩園唱和詩和者成帙予獨取綏仲詩卽尊公之韻言尊公之志而悲尊公之遇一唱三歎其詞委曲條暢而讀之令人自然生其悽

愴夫無至性者不可以論詩性之至者言之質率無文或過於憤激若綏仲之比類託興含蓄頓挫得風人之遺義亦由其器量然也綏仲旣成進士以詩屬予序予三十年前爲尊大父珠樹先生序其遺稿已爲尊公經三詩序今又序君之詩姚氏固以詩世其家哉予之老抑可知矣

西粵紀行詩序

古者輶軒之使采列國之風謠陳諸天子使太師夜誦之以知四方風俗之貞淫人情之良慳政事之得失而政教以興自太師不陳詩奉使無采風之事而經過流

覽之地往往寄興舒懷託篇章以自遣其間山川之形勢風土之殊俗氣候之異宜亦往往載之於詩使覽之者雖不獲見其謠俗而於遊人篇什之內庶幾髣髴遇之則猶古意也今觀朴子美入蜀諸詩由秦州歷同谷至成都府中關所經崇關峻嶺荒村危渡崎嶇困阨之情事一一如見如親履其地親見其行役之艱親聞其嘯歌之聲音也紀遊之作亦曷可已乎毛君錦來以天官郎典試粵西粵西人文少遜於十五國而山水稱最奇君自出都門渡大河過洞庭望衡山度巖關以抵桂林試事既竣因而泛灘江遊七星巖無幽不探所至輒

有詩紀之誦其詩卽雲物風土松巖菁峒峰巒之奇秀沙溪之清碧歷然在吾目中也且以子美遭遇亂離扶挈妻子而因以寫其行役之苦摠其幽憂悲憤之氣豈若君之得時行志爲國家掄才而出所過山水爭供其游目寄其暢懷情事既殊則眺咏固宜有各異者矣雖不乏懷湘弔屈之作然而情深而調不苦音楚而氣不悲性情之感視乎境遇感而有言乃所以爲詩乃所以爲風也

張穆之游草序

無山水之情者不足以語詩畫無詩畫之學者亦不足

以語山水二者相因亦相資也世之稱詩画者曰意到筆不到至於山水則又曰身到處勿放過蓋必窮幽探勝使吾於山水無所疑於其未盡見之奇而山水亦不復有憾於其奇之未盡見者而後吾之性靈始全乎其爲山水而山水以附於吾筆墨之端而出所謂意到筆不到者謂吾之意已領其全也蓋必身盡到而後筆始能不到耳老及張鐵橋固以詩画名世者生而有山水之癖游覽略徧喪亂以來買山而隱遂從蒼巖翠壑中度此大劫亦山水所以報其平生癖好之德也今七十餘矣而猶有歎焉於其足跡之所未嘗至者辭家出嶺

首事於黃山白岳以漸及於吳越諸山雖懸崖絕壁必捫蘿躡磴直躋其巔鐵橋固饒濟勝之具亦山水之靈陰有以相之得以盡呈其奇而藉鐵橋之筆墨以公諸世亦世人之未嘗至者予老而蹇亦素有此癖而今已矣讀游草卽諸山之精神面目庶幾於筆不到處髮髯遇之以是當宗少文臥游圖可也

何紫屏詩序

與紫屏別十五年矣己丑在羊城紫屏及特丘西堂素臣諸君子往來過從間移樽顧我於光孝寺菩提樹下明月在天樹影滿地飲酒分韻至漏下三鼓乃去予與

素臣若吟或達旦飄泊天隅惟此爲足樂也將別紫屏
出詩屬予序予不敢辭會世變紛紜彼此相失予度嶺
歸紫屏及諸君子滯粵者且十年中間音問斷絕居平
念疇昔故人攜手賦詩時如夢如隔世不知此生能再
與相見重踐夙喏爲吾紫屏序詩否今年爲廬山之遊
乘風到章門聞紫屏適在此急造其寓時予已更名方
外矣刺入紫屏躊躇久之聞予聲倒屣出曰我固疑是
若也因相持大慟問持丘西堂素臣皆次第作古人同
時唱和者惟吾兩人在耳則又慟予鬚髮皓然紫屏少
於予容貌已改若相遇途中皆不能識於是紫屏出其

近詩語予曰子忘昔日之許爲我序粵遊詩乎因念我
輩但得不死此生終有見期有言終當踐也但恨當時
所欲序之詩已成灰燼不能復見於今而今序者又紫
屏別我以後之詩卽特丘西堂素臣或有不及見者紫
屏詩存容舒雅予詩素悲今紫屏詩亦且悲矣其亦有
不容不悲者乎因其悲也爰述往事而爲之序

余不遠游草序

乙巳之夏予游閩滯雙峰者三月雙峰人士多從予飲
酒論詩講南華尋山水之勝爲樂將樂余子在焉余子
十數年前拾橡之際曾識予於沙縣因與述往事悲城

市之變遷念故舊之凋喪淒感久之間出其所作詩相
示調苦而意深蓋甚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余子貧
無室有老親八十餘時賣字市上以求救水所服古衣
冠見者輒驚避去其道甚窮予謂余子宜且從時宜以
出游余子辭以親在未能也予爲作余不遠字說贈之
而別別二年予出閩旋爲楚游余子親沒既葬乃由豫
章下蕪湖溯流訪予樅陽之北山樓不遇留詩而去又
二年予有都門之遊余子又來又不遇今秋自中州返
里江市騷然復移居田間而余子乃從濡須問路策蹇
訪我於田間留半月出其遊草示我且屬之序予再讀

其詩其力益堅其法益老其氣益厚其調益古今世之
以詩文遊大人而成名者不乏如余子之不蹈時趨力
追古道獨攄性情者殆亦罕矣且其八法特精於晉唐
諸家帖臨摹入神以此游大江南北宜無不遇而余子
之窮特甚年六十矣故鄉隔絕曰歸無期夫士負有一
長或伏處巖穴終其身無所交游則已耳旣挾其技以
出游於世而技又甚精則如余子者何其宜有遇而久
不遇也余子書法世當共知而其詩決不爲今人之詩
則或非今之論詩者所能盡知也詩至今日濫觴極矣
極則必反反則必有不爲今人之詩者將急得余子而

表章之以爲之助余子知己其旦暮遇之矣

葦草序

丙寅初夏予年七十五忽有浮山之興華嚴寺住持山
足予舊識也杖而爲之前導予凡三至浮山矣六十五
年以前予方十歲僮奴負以行雖至憊然猶未至也再
遊亦已五十二年山下親戚作主人攜酒榼選勝地席
坐劇飲爲樂與住山僧了不相聞僧亦以遊人至爲苦
凡巖洞佳處皆不欲人至草蹊蕪壤遊者每望崖而返
茲來諸僧聞山公拄杖聲爭出拱迓道左旣入茶笋畢
陳小憩更相指引前至一處又如是予雖蹙蹙扶曳以

從而巖洞之靈奇可喜者大抵皆至則以山公爲之主
人也而山公亦大有得於茲山讀其一葦草雖應酬雜
出夢自往有洒落之趣惟茲山通體空靈一丘一壑
總無常境公終日在山窮幽探奧宜其心眼久而與之
俱化故出語吐氣絕去膠縛此雖參學之功亦由山水
之助也山公昔隨吾老友石溪師寄錫長干師福急善
嘆志遇弟子一以呵罵從事不得已去而師事青原無
可翁翁旣應浮山之請令山公先來布置而翁卒不至
山公不數年道風大振使久廢之叢林頓還舊觀遂領
衆方丈予爲作重興華嚴寺碑記厥功鉅矣予別浮山

五十二年識山公近三十年至今年乃始攬山之勝一
盡公之長因自歎曰不意五十年後始識浮山三十年
來始識山足梵鐘晨起撫枕不寐屈指歲月可勝慨然
遂書此語以爲一莖草序

江上詩人集序

吾邑於吾郡相距百餘里而風氣異焉郡中自阮堅之
先生篤學嗜古同時遊處者皆博依之士爲人雍容爾
雅風流自命有江左之遺風焉堅之先生所著詩古文
好爲沉博絕麗之詞其詩於古體特長王弇州稱其樂
府至於近體多使故實少發天然往往辭不暢意不爲

時人所好以是名不遠著而先生亦不汲汲於名郡人
士宗之未嘗不竊笑吾邑之好名者之衆也然而吾邑
之詩文亦以好名而其學差勝於郡蓋名者爭之器也
爭則氣力奔赴而才情因以怒生以是黃口雛孺甫授
章句卽講音律學吟咏纔能成聲卽思凌前輩而上之
而爲父兄者不禁也故其詩章而習之視舉子業爲餘
事專欲以詩成名而其父兄師友又爲之揚扆而鼓吹
之唯恐其名不彰宜其爭之日起而學之所由盛也郡
人能詩者大抵俟其興會自至其詩崇雅黜浮則堅之
先生餘韻尚在惟是旣寡唱和無與爭長往往自吟自

止故雖有佳句多不成集本無志於以詩名世也自十
數年來郡中詩學大盛作者競起其爲之領袖者皆樂
與予交所稱江上詩人蔣子其一也猶記戊申之冬予
有事於皖間與梁溪成二鴻徙倚城南望見蔣子懷一
刺自山下拾級而上二鴻迎問所往曰吾將往見西頑
西頑者予別號也二鴻笑指予曰此君卽是蓋予與蔣
子時尚未相識也因歡喜握手與傾倒者久之既去二
鴻曰此皖中好名之士也而旁人亦似有不足於蔣子
之好名者已過其所居斗室蕭然著作滿篋茶酒間盡
出其近作見示音律氣韻一取法於三唐而蔣子好學

深思遇能詩知名之士必延之竟日爲審音辨義以期
盡歸大雅有一字未協不足以示四方者不出也嗚呼
非好名之士而能之乎蔣子好名如此以詩名於世也
必矣宜其自命爲江上詩人也

停雲軒賦序

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其能感物造端材智深
美故可以爲大夫也此言賦卽詩之通稱耳古人不歌
而誦亦謂之賦春秋列國大夫相見各賦詩以言志是
也蓋詩有六義賦其一也賦之義比事屬詞其於雅頌
居多而比興者托物見意風之事也自詩亡士大夫稱

詩或往往託諸風人至於雅頌蔑如矣雅頌既廢則賦之義不可見而獨見諸騷騷者賦體也繼騷有作者以騷之本賦因卽以賦命篇於是賦之名遂離詩以孤行而其實原諸詩也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亞也自賦與詩分而作者之材智亦因之以各異荀宋及長卿子雲賦家之祖也其詩不少槩見若夫陶元亮杜子美可謂工於詩矣而所謂閱情賦三大禮賦迄於今不傳豈材智固各有所擅哉然而其感物造端則一也夫物與情遇而有感感而有端端以引緒緒以成文凡文之成未有無其端者吾嘗爲詩當其命題構思百計以求之無當

也忽然感之或得片語焉或得一字焉倘所謂造端者非耶因而引伸之遂如火然泉達一往而不可禦然後知文章之端固必造於感也感同矣造端又同而或爲賦焉或爲詩焉則又性情之各有其端矣吾少時嘗學爲賦與吳鑑在及家仲馭讀書武水月課賦數篇震澤之難皆已散失頃年詩文稍能成集間欲補作賦意思不屬含咀良久因以其意移而爲詩則揮洒而就而吾家慶侯獨喜作賦二十年前有遙賦天壽山及神烈山一篇凡皆萬言當時亦不知何所感而造端也今且老此興不衰蓋有性情存乎間焉楊子雲曰詩人之賦麗

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淫與則不同其要歸於麗也則一矣夫麗者博雅之事也康侯於書無不涉覽尤精爾雅本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卽生平未嘗見者類能辨其形色考其性情別其物宜間以其理語余不移時輒忘去其記性不相及如此夫詩與賦同原而其學則一貴於超妙一貴於鴻博各有能有不能其造端豈獨在性情之間哉

田間集自序

錢子游十年歸歸十年始有廬廬在先人墓傍廢瓜田盈畝爲之環廬田也故名曰田間其未有廬前往來鳩

茲自下天柱龍眠間足迹不出五百里所至有詩詩且千數百首旣居田間則專心學易自謂於圖象外別有得也故又名其居曰樂易堂樂易之暇間有吟咏咏其所得耳志不在詩也而同人顧獨好余詩兒子灋祖間取十年來所有詩彙成帙號田間集藏諸家左子子直子厚見之謂錢子曰子游十年歸其十年詩旣不肯傳矣今田間諸什大半播人口耳間子烏能終藏乎是不可以不傳錢子曰不可吾詩悲非世所樂聞其聲往往激楚也二左子曰刪之刪其過悲者可矣錢子曰嗟乎夫詩言志子謂我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吾學易者也

嘗謂詩通於易易無體以感爲體詩有音感而成音彼無所感而吟者無情之音不足聽也是以論詩者當論其世也論其地也亦曰觀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爲溫厚和平者何情也悲從中來鬱而不摠必遘奇疾何則違吾和爾風也者所以導和而宣鬱也吾極悲而情始和也吾寧詩不傳爾其悲者不可刪也且吾又安知其悲也二左子顧謂潘子蜀藻孫子喈公曰錢子悲不自知吾黨知之其悲之極者其情之至者也情之至者不能自刪吾黨代爲刪之刪訖姚子經三適自吳興返驚曰田間詩存者僅此乎然諸子之愛田間者至矣僅是集也是諸子之志非吾之志也

此亦足以傳矣吾與同學諸子爲授梓焉梓成爲卷十爲詩八百五十有奇錢子覽之歎曰嗟乎刪之是也然田間文集卷第五